白虎通疏證

白虎通疏證十一

句容陳立

喪服

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喪服經曰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儀禮喪服傳曰天子至尊也通典引馬注天下所尊故曰至尊荀子禮論篇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僖元年公羊傳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注僖公者閔公庶兄據閔公繼子般傳不言子僖公繼成君閔公繼末踰年君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後漢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于牆食則見堯于羹是郎舜居堯喪三年之事也通典引戴德變除云臣爲君不筓纚不徒跣始死深衣素冠餘與于爲父同又鄭氏變除云臣爲君不筓纚不徒跣則臣子之異唯纚筓徒跣也又臣爲君不禫故喪服小記列當禫之喪有四曰爲父爲母爲妻爲長子孔疏復補二條曰妻爲夫爲慈母無臣爲君也**天子爲諸侯**盧云周禮司服曰王爲諸侯緦衰禮記檀弓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経紂衣疑此處文有脫案天子于諸侯

無服故但服弔服既葬除之而已鄭司農云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故漢之孔霸薨元帝素服臨弔鄭宏薨安帝服緦是也說者以鄭宏于安帝爲舅爲舅服緦案禮天子諸侯絕旁期況緦麻乎則安帝之服緦謂服緦衰耳

天子諸侯絕朞者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其親也故禮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達乎天子卿大夫降緦重公正也

此據周制也莊四年紀伯姬卒公羊注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緦天子唯女之適二王者諸侯唯女之爲諸侯夫人者恩得申故卒之是也禮記檀弓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注古謂殷時也上不降達下不降卑又云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注伯文殷時滕君也是則殷之諸侯爲世叔父及昆弟之子皆服期矣周制降服凡有四鄭注喪服云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案天子諸侯爲正統之親后夫人長子適婦適孫諸侯之昆弟爲諸侯雖期不降天子女諸侯女嫁于二王後若諸侯及諸侯爲所主之王姬止依出降降本服一等餘親則緦大夫唯正統之親嫡妻長子嫡婦嫡孫昆弟爲大夫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大大宗子宗子之母妻從父昆弟族昆弟之尊同者皆不降其出適者止依出嫁降一等其天子諸侯大夫姑受命受封受爵者皆不降諸父昆弟至其子不降諸父若士女嫁於大夫亦降其家旁親一等與出降爲二等大夫女嫁于諸侯與諸侯

女嫁天子則絕其家旁親之服唯正統之親不降不絕大夫士女嫁于諸侯大夫還爲其族之尊同者亦不以尊降唯昆弟之爲父後者並出降亦不敢降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亦不以出降大夫之妻爲大夫家之親亦隨大夫降一等傳所謂夫貴于朝妻榮于室是也天子諸侯絕旁親之爲其旁親爲天子諸侯則不敢服朞故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注此謂卿大夫以下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又禮記大傳云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戚戚君是也又雜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注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至尊也是內外宗爲后夫人亦不敢服以視服也此非聖王以貴凌下薄親親之仁以喪者不祭唯越紼而祭天地社稷吉凶不相于屈于私親而闕祭祀賓享之制顧私恩而忘大義非所以重國體又凡祭必夫婦親之故天子諸侯尊統國家則絕旁期大夫致身事君故但降旁期而絕緦其后夫人命婦亦隨夫而行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舊本脫天子諸侯四字盧訂補遺平大夫舊作達平諸侯亦誤

右論諸侯爲天子

禮庶人爲國君服齊衰三月王者崩京師之民喪三月何民賤而王貴故恩淺故三月而已儀禮喪服齊衰三月章云庶人爲國君注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謂工匠之屬天子圻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是天子圻內諸侯封內皆服齊衰三月也其諸侯之臣服天

子則總衰喪服傳何以總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於天子則大夫之臣不爲諸侯服矣故通典引石渠禮論戴聖曰天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當總衰既葬除之大夫之臣無接見之義不當爲國君也聞人通漢曰大夫之臣陪臣也未聞其爲國君也又問庶人尙有服大夫臣食祿反無服何也通漢對曰記云仕于家者出鄉不與仕齒是庶人在官也當從庶人爲國君三月服制曰從庶人服是也然則王圻內食采之陪臣爲天子亦宜從庶人爲國君之服矣又襍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注曰其無服而嫁於庶人從爲國君則內外宗女嫁於庶人亦如爲國君服齊衰三月矣小字本元本俱無而字

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者則民始哭素服先葬三月成齊衰期月以成禮葬君也左傳隱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案此語不明意謂諸侯五月而葬初甍時民始哭素服爲之齊衰三月服除後期月而葬以死與往日諸侯五月并死者之月數是三月後僅期月也天子七月而葬則不止期月以成禮矣

禮不下庶人何以爲民制服何禮不下庶人者尊卑制度也服者恩從內發故爲之制也喪服四制云其恩厚者其服重恩有淺深則服有差降喪服者所以飾哀即恩從內發之意也上何字疑所之誤

右論庶人爲君

王者崩臣下服之有先後何恩有淺深遠近故制有日月檀弓記曰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鄭彼注云祝佐含斂先服官長大夫士國中男女庶人天下諸侯之大夫案禮記喪大記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又喪服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然則三日五日服杖兼七日三月則唯服而已而大記與四制所云士杖之期不同者孔疏引崔靈恩云喪大記據朝廷之士四制則邑宰之士也

右論臣下服有先後

三年之喪何二十五月以爲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亡之則除易繫辭傳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集解引虞注坤爲喪期謂從新衰至緦麻日用之期數死坎離日月坤象故喪期無數虞翻以後世聖人以黃帝堯舜則此伏羲神農世也亡疑當爲忘孔疏謂哀除則止死日月限數正即本此其三年問孔疏則謂無葬練祥之數與易疏不合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爲之制以期斷之禮記三年問云故先王焉爲之立中

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也以是象之也案禮記郊特牲云太古冠布則太古喪服與吉服同皆以白布為之至黃帝始有冠冕之制又禮運云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則葬練祥之期數蓋始于黃帝也故堯典如喪考妣三載則知唐虞時已三年矣又曾子問云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于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父至尊母至親故為加隆以盡孝子之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期二十五月也

禮記三年問云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注言于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儀禮喪服傳曰父至尊也然則至親本以期斷以父母恩至故加隆至再期故鄭注三年問云期者為人後者父在為母明子為父母雖已出降厭降但宜去其加隆之服而其本服則不降也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亡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故後漢書陳忠傳云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服制二十五月也

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故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

文二年公羊傳文注云所以必二十五月者取再期恩倍漸三年也御覽引援神契云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義斷仁示

民有終緣喪絕情注期十二月也再期二十五月也萬物再終喪者彌遠故因殺以絕之巴郡太守樊敏碑云遭離母喪五五斷仁又堂邑令費鳳碑云菲五五衰杖其未除亦謂二十五月也

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言其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已下月數故以閏月除

禮士虞經曰期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今文春秋說也公羊哀五年傳云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畧也穀梁傳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趙商疑而不定公羊疏引鄭志答趙商云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然則公羊所云以閏數者大功以下穀梁所云不以閏數者謂三年及期故何休注亦云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爲數又云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也是以通典引射慈云三年期喪歲數殁閏九月以下數閏月也若死在閏月二傳之說徵異襄二十八年楚子昭卒公羊注葬以閏數卒不書閏者正取期月明期三年之喪始死得以閏數非死月不得數閏則公羊以死月在閏得以閏數也通典引鄭襲難范甯云以閏三月死者當以來年何月祥何月忌日答日謂之閏月者以餘分之日爲閏益月耳非正月也則吉凶大事皆不可以用閏月死旣不數之禮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自然當以來年四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也然則穀梁家以死月在閏仍以後月爲斷也白虎通但言以不以閏數又多從公羊說蓋與何

說同也

右論三年喪義

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故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所以表中誠也 釋名釋喪制云三日不生生者成服日衰衰摧也言傷摧也喪服斬衰釋文云衰之言摧也所以表其忠實摧痛禮記雜記縣子日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謂哀有淺深又閒傳云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發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是皆所以表誠是以在內而胸前者謂之衰左傳襄十七年晏嬰粗衰斬注衰在胸前也又胸前通典引雷次宗說云衰者當心六寸布也在衣則在衣爲衰在裳則裳爲衰男子離其衣裳故衰獨在衣上婦人同衣爲一衰服在故上下共稱也故荀子哀公篇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于酒肉注此言服彼于外亦所以制其內也

布衰裳麻絰箭笄繩纓苴杖爲畧及本經者亦示也故總而載之示有喪也 盧云布衰裳以下文有舛誤案此兼舉男女齊衰之服明之也儀禮喪服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注削猶殺也太古冠布衣布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爲喪服然則唐虞以上吉凶通用布衣後世專以爲喪服也斬衰先斬布後作之蔬齊先作之後齊之五服皆用布爲降

殺也衰裳對舉謂上衰下裳也麻經者喪服經云苴經注麻在首在腰皆曰經又傳曰苴經者麻之有蕡者也又云牡麻經傳曰牡麻者枲麻也又云小功澡麻帶經是則喪服之經皆用麻但苴經左本在下牡麻經右本在上澡麻去其本為異也箭笄者喪服注云箭篠竹也此妻妾女子子之服異于男子也繩纓者喪服云冠繩纓傳曰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注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縫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于武也苴杖者喪服傳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為畧疑行文及本經者謂不去本之經也亦示也疑為亦示誠也

腰經者以代紳帶也所以結之何思慕腸若結也必再結云何明思慕無已

喪服注麻在首在要皆曰經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為制此服也首經象緇布冠之缺項要經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齊衰以下用布又喪服小記麻者不紳注麻謂經也紳大帶也喪以要經代大帶也

右論衰

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

喪服斬衰傳曰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禮記問喪云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又檀弓云君

子之孰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又曲禮云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故不以死傷生也又喪服四制云杖者何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賈疏有爵之人必有德有德則能為父母致病深故許其以杖輔病雖無爵故假取有爵之杖為之喪主衆子雖非為主以子為父亦致病是為輔病也敖氏繼公儀禮集說云傳意蓋謂此杖初為有爵者居重喪而設所以優貴者也其後乃生擔主輔病之義焉

禮童子婦人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喪服四制云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又儀禮喪服傳云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蓋杖各齊其心賈疏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為斷也案禮記問喪云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注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而免然則當室之嫡子雖童子亦杖此不杖指童子而庶子者也故禮記雜記云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非不廬注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亦指餘子言也又喪大記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授大夫世婦杖又云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而朝主人婦人皆杖則婦人成人者皆有杖而此云婦人者賈公彥以為童子婦人也童子得稱婦人者小功章云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是未成人稱婦人也禮疏引賀循等以為婦人不杖謂出嫁之婦人不為主則不杖其為不主而杖者唯姑在為夫儀禮疏引雷次宗以為此喪服妻為夫妾為君女子子在室為父女子子嫁者反在父室為父三年如傳所云婦人者皆不杖小記婦人不

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唯著此一條明其餘不爲主者皆不杖案小記明云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姑在猶不厭婦而雷氏何云妻爲夫不杖乎小記疏引難鄭者又云鄭以婦人不杖何謂童子婦人然童子未嫁何以得稱婦人又喪服傳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又云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明婦人非童子也案鄭氏于喪服注雖未明指童子婦人然於小記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注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不明爲主不爲主之分則女子在室許嫁者皆得杖故喪大記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熊氏云經云子杖通女子在室者是也又喪大記士之喪婦人皆杖注謂主婦家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然則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與反在室爲父雖不爲主皆得杖矣小記又恐人疑姑在或厭婦不杖與母爲長子不杖故又云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也小記特明童女而杖之一條則其餘童女不杖可知童女既不杖則不童女者皆杖可知矣**禮曰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一日不食小功緦麻一日不再食可也**小字本一日不再食可也作一不食再不食可也禮記問傳云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歛焉則壹不食按三不食即一日不食也喪大記云期之喪三不食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與此殊者皇氏云齊衰二日不食

謂正服齊衰喪大記三不食當是義服齊衰閒傳小功緦麻再不食喪大記分別壹不食再不食則是壹不食謂緦麻再不食謂小功也

所以杖竹桐何取其名也竹者覺也桐者痛也

舊作以竹杖何盧據循覺五百四十入補正既夕記杖下本竹桐一也注順其性也竹覺桐痛皆疊韻爲訓也

父以竹母以桐何竹者陽也桐者陰也

問喪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

竹何以爲陽竹斷而用之質故爲陽桐削而用之加人功文故爲陰也故禮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儀禮喪服傳禮記喪服小記文也孔疏必用竹者以其體圓性貞履四時不改明子爲父禮申痛極自然圓足有終身之痛故也故斬而用之無所厭殺削殺也削奪其貌不使苴也必用桐者明其外雖被削而心本同也且桐隨時彫落示外被削殺服從時除而終身之心當與父同也貫蹄云父者子之天竹圓亦象天竹能貫四時而不變子之爲父哀痛亦經寒溫而不改故用竹也爲母杖桐者欲取桐之言同內心同之於父引喪服變除云削之使八方者取母象於地故也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救引杖之元凱說證削杖爲圓愚謂小記言杖大如經經之形既圓則杖圓形亦圓可知況桐之言同謂其制同之於父也何必取天圓地方之說乎按王肅亦有削杖削爲四方之說又禮記喪服小記云杖大如經記云如要經也稽氏寅亮云

小記兩經字俱指要經敖氏謂杖如首經非也

右論杖

孝子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儀禮喪服傳曰居倚廬又既夕記云居倚廬注云哀戚不在于安蓋在中門外者哀親之在外不忍安居內也此中門即殯宮門蓋寢門也士止二門大門在外寢門在內故爲中門也倚木爲廬質反古也不在門外何戒不虞故也鄭注既夕記云倚木爲廬在中門東方北戶三禮圖載唐大厤中楊垂撰喪服圖云凡起廬先以一木橫於牆下去牆五尺臥於地爲楣即立五椽于上斜倚東墉上以草苫蓋之其南北面亦以草屛之向北開門簾以縗布廬形如偏屋其間容半席廬間施出楊氏所圖廬舍之制最爲明晰喪服四制云書曰高宗諒闇鄭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喪服傳云既虞翦屛柱楣注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禮記間傳云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屛芐翦不納然則初喪之時以草爲屛不翦向北戶卒哭後乃開西戶以殯哭之位在阼階下西面鄉殯故廬亦西面鄉殯楣不納明北戶向陰故未柱楣之時北向戶也故喪大記凡非嫡子者目未葬以於隱者爲廬注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則嫡子當廬於其北近驗處以嫡子當應接弔

賓故不於隱者也又以見適子衆子皆居廬也程氏瑤田喪
服足徵記云爾雅楣謂之梁又云杗廇謂之梁蓋言屋之上
覆者倚廬者廬倚東壁但一片陂陀垂之西至于地不納明
北戶而已楣也即梁也非如後世以持欞之橫木爲梁也案
爾雅釋宮楣謂之梁而檐亦爲之楣釋宮云檐謂之樀郭注
屋梠也衆經音義引舊注云亦楣也說文木部云楣秦名屋
櫋聯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梠釋名釋宮室云楣眉也近前若
面之有眉也是楣在前端與門上之楣名同而實異此柱楣
當指檐端之楣謂初喪廬時戶向北以楣去牆五尺臥於地
卒哭以後則柱其臥地之楣而西向開戶不得如程氏之說
以楣爲屋之上覆也不在
門外此謂外門之外也

故禮間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於中門外東牆下戶北向

間傳云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
不脫絰帶此於中門外以下則白虎
通釋倚廬形制文也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
出與間傳文同記又云君爲廬宮之大夫士襢之既葬君大
夫士皆宮之鄭注宮謂圍障之也襢袒也
謂不障是父母之喪無貴賤皆居廬也

綀而居堊室無飾之室

禮記間傳云期而小祥居堊室又喪大記既練居堊室
孔疏堊白也楊垂喪服圖又云倚廬南爲堊室以墼壘
三面上至屋如於牆下則亦如偏屋以瓦覆之西向戶室施
薦木枕喪服傳云既練舍外寢注舍外寢于中門之外屋下
壘墼爲之不塗墼所謂堊室以堊室在倚廬之南故對言爲
外寢也大祥之後居黝堊之室喪大記既祥黝堊注云黝堊

堊室之飾也地謂之黝牆謂之堊大祥所居之室既有飾明堊室爲無飾之室也案父母之喪居倚廬既練居堊室是其正耳亦有齊衰居堊室者間傳云齊衰之喪居堊室亦有斬衰居堊室天官宮正云大喪授廬舍注廬倚廬也舍堊室也襍記云朝庭卿大夫居廬士居堊室臣爲君並斬衰是士服斬衰而居堊室也

又曰婦人不居倚廬

禮記喪大記云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是婦人不居倚廬喪大記文也楊氏圖云婦人次於西廊下是也襍記日童子不廬則並亦不居堊室矣

又曰天子七日公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成服

蓋逸禮文也儀禮記喪禮既殯三日成服禮記喪服小記云主人未喪服注未喪服未成服也既殯成服是殯之後乃成服案禮記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故知天子七日成服諸侯五日成服大夫三日成服也以士喪禮考之則士亦三日成服此不言者文不具耳

居外門內東壁下爲廬

御覽五百四十八引作居門外東壁爲廬喪服疏居倚廬者孝子所居在東壁倚木爲廬是也孟子滕文公云五月居廬注居倚廬於中門之內卽外門內也

寢苫枕塊哭無時不脫絰帶

儀禮喪服傳斬衰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寢不脫絰帶又既夕記云寢苫枕塊注苫編藁塊堛也又云不脫絰帶注云哀戚不在於安又云哭晝夜無時文注云哀至則哭必非朝夕問喪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

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按編藁者藁卽草也謂編草爲苫故左傳釋文云苫編草也爾雅釋言塊堛也郭注土塊也說文土部云甶墣也或作塊則甶爲正字塊爲或體左傳釋文引王檢云夏枕甶冬枕草**既虞寢有席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鄭氏三禮目錄云虞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宮以安之檀弓云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士虞禮既葬日中而虞王制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又公羊傳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士三虞既虞當謂九虞七虞五虞三虞三虞後也寢有席對初居喪時寢苫枕塊言也喪服傳云卽虞寢有席間傳謂既練之後始寢有席微異徐氏乾學讀禮通攷間傳此條寢有席句原在芐翦不納之下而記者脫誤致疏食水飲對未虞時朝一溢米夕一溢米言也喪服傳既虞食疏食水飲喪大記云既葬疏食水飲不食菜果熊氏云既葬哀殺可以蔬食不復用溢米也程瑤田喪服足徵記謂疏食稷食也不食稻粱黍也案疏粗也論語飯蔬食飲水孟子舜之飯糗茹草注草粗也不必專指稷食朝一哭夕一哭對虞時之哭無時也喪服傳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是也**既練舍外寢居堊室始食菜果反素食哭無時**喪大記云練而食菜食喪服傳既練舍外寢按舍亦居也古者宮室之制正寢亦曰外寢禮記玉藻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是也謂中門外之寢爾記又云始食菜果以喪大記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故也記又

云飯素食哭無時鄭注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故食也顏師古匡謬正俗說素食謂但食菜果糗餌之屬無酒肉也據禮家變節漸爲降殺安得練時便復平生之食以難鄭注家注指就飯而言並未包有酒肉何得據以難鄭也此亦云只素食即鄭氏所謂復故食也哭無時者與未虞之哭不居役之哭無時謂晝夜無時哭此則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也

二十五月而大祥飲醴酒食乾肉

喪大記祥而食肉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間傳父母之喪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從有不同喪大記疏引庾蔚之云蓋記者所聞之異於練既可食菜果則可以食醯醬矣大祥既可鼓琴則亦可以飲酒食肉矣

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

喪大記云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士虞記云中月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也亦不待踰月喪大記疏引熊安生日不當四時祭月則待踰月也是通諸祭宗廟之義也案禫禮之月先儒不同鄭氏以二十五月爲大祥禫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終凡二十七月二十八月而作樂如平素檀弓疏載王肅注禮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月作樂又引王肅聖證論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未遭喪則出入四年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案春秋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距僖公之卒已二十六月公羊何以猶譏其喪要又襍記云父在爲母爲妻十三月祥十五月禫尚祥禫異月豈有三年之喪而祥禫同月乎且禮云中月而禫與學記之

中年同耳不得遽如月中而禫說也檀弓疏引喪服變除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白虎通用戴德禮之義鄭云大儒又依戴氏班氏之說者也禫文作導導禫雙聲也

右論倚廬

喪禮不言者何思慕盡情也言不文者指謂士民不言而事成者國君卿大夫杖而謝賓財少恃力面垢作身不言而事具者故號哭盡情禮記問傳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喪服四制同通典引陳鏗問喪服四制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注引孝經說曰言不文者指士民也案坊記高宗三年不言其維不言言乃讙者此則有言也又喪大記云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者既天子諸侯俱有言矣而獨謂臣下者士句云言而役事行事者杖而起注云謂大夫士也孝經說言不文指士民言也義似不同引之何明趙商答曰三年之喪天子諸侯不言而事成者家宰有也雖亦有所言但希耳至于臣下須言而爲可謂言但不文耳各有所施不相妨也言臣下所包者廣孝經云士民注引之者欲微見其小異其大趣亦同也案喪大記云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又云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然則未葬與既葬有

別夫葬之前雖王事國事亦不言也若然既言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則但指諸侯言之耳不包天子矣孔氏喪大記疏云志在悲哀若非喪事口不敢言是喪禮不言者爲思慕盡情之意也雜記下曰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者疏云謂大夫士言而後事行者故得言已事不得語說也然則大夫士不能不言而事具故必言但不語耳則間傳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是也喪服四制云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與此大同鄭注云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面垢而已謂庶民也是也

右論喪禮不言

喪有病得飲酒食肉何所以輔人生已重先祖遺支體也

禮記檀弓云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味也又曲禮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注爲其廢喪事又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亦謂不可毀而滅性故檀弓下云毀不危身爲無後也注謂憔悴將滅性是也又喪服四制云老病不止酒肉又雜記下云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又云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注毀而死是不重親是以斬衰亦止三日不食亦爲其滅性

也襄三十一年在傳云子野卒毀也郎此故曲禮曰居喪之禮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禮記雜記又云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頭有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襍記亦云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又荀子大略篇云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存六十不毀舊脫依盧補

又曰父母有疾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琴瑟不御鄭彼注云憂不在樂憂不在味憂在心雜變也曲禮琴瑟在御句在食肉上此因居喪并及侍疾飲酒食肉亦所輔病但不得變味變貌耳故曲禮又云疾止復故明亦所以守身也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彼注云爲彼哀則不專於親也爲親哀則是妄弔此謂弔與服皆虛故不弔也

禮檀弓曰曾子有民之喪弔子張子張者朋友有服雖重服弔之可也禮記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注于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又襍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于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注功衰旣練之服也諸侯服

新死者之服而往哭謂所不臣也又云練則弔往父在爲母功衰可以弔人者以父在故輕於出也然則五屬之親有服者雖居重喪皆得服其服而往朋友雖不在正服中然弔服加麻則亦有微服故得以重服弔之也鄭孔以此節爲記曾子失禮之事說與此異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祭乎孔子曰斬衰已下與祭禮也此謂君喪然也彼文又云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于昆弟大功以下者不然則天子諸侯之喪祭嗣君不奠以士喪禮云主人不親奠也天子諸侯則命其臣下奠之禮臣爲君斬故曾子問云天子諸侯之喪祭嗣君不奠也若大夫辟正君不敢用臣下奠故取昆弟齊衰之服者奠曾子問云大夫齊衰者奠是也若親屬之喪則不得與祭故曾子問又云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于人雜記又云小功緦執事不祭不與于禮注禮饋奠也是也

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周公伯禽則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不知也亦曾子問文也公羊宣元年傳已練可以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注此說時衰正失非禮所當然又云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故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君子

不奪人之親亦不奪親也案檀弓云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
知其反也注謂既練或時有爲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又
禮運三年之喪期不使然則三年之內不服王事經禮也期
練之後時有兵革爲人臣者不顧私恩權禮也檀弓禮運公
羊所云是也若卒哭後時有急難則當以國體爲重故亦得
服金革之事曾子問所記伯禽事及喪大記云君既葬王政
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人於家既卒哭
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是也是以桓十二年三月葬衛宣
公公羊注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衛弱於齊宋不從亦有
危故量力不責是人君居喪得從服金革也若僖三十三年
公羊傳或日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爲貶君在乎殯而
用師危不得葬也是晉襄強大之國與衛追於齊宋者異而
罷經從戎故春秋責其不子即孔子所云從其利者吾不知
也者是也曾子問注伯禽周公子封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
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史記魯世家云伯禽即位之
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帥師伐之
於肹作肹誓又云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
曾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王命興師作大誥
是則伯禽伐淮夷在管蔡以殷畔之時故孔疏以爲伯禽居
母喪也但父在爲母期而曾子問明言三年之喪下引伯禽
事以爲據且伯禽封魯據洛誥命公後之文當在七年歸政
之後烏有管蔡反之說史記之書雜用今古文故多矛盾考
後漢東夷傳康王之時肅慎復至後徐戎僭號乃率九夷以
伐宗周西至河上然則淮徐之戎屢服屢叛蓋踐奄時周公

平之周公薨後徐戎又與奄伯禽衰絰征之至康王時又叛宣王時則又叛江漢所云是也

右論變禮

婦人不出境弔者婦人無外事防淫泆也禮雜記曰婦人越疆而弔非禮也雜記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檀弓婦人不越疆而弔人注不通於外公羊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注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是也而有三年喪君與夫人俱往雜記云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注奔父母喪也而加古通又云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注謂夫人行道車服主國致禮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公羊注奔父母之喪也不言奔喪者尊內猶不言朝聘也故以致起得禮也是則諸侯夫人既在夫家終身不反唯奔父母喪乃可越竟春秋善其得禮故致之莊二年公羊注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繁露玉英篇云婦人無出竟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婦奔喪父母變禮也案通典引射慈喪服變除云徐整問曰婦人爲君之服周則諸侯夫人亦爲天子服此也其聞喪之議衣麻之數哭泣之位變除之節知周制將復有異也射慈答曰其圻內諸侯夫人有助祭之禮則始喪之時悉當到京師復當還耳其圻外諸侯聞喪則當於路寢庭發喪夫人當堂上也變除之節皆如周服之制然則婦人出弔更有圻內諸侯夫人爲天子一節知亦君與夫人俱往也禮妻爲

父母服夫亦當服 禮大傳云六曰從服注若夫爲妻之父母 喪服緦麻章妻之父母傳何以緦從服也 齊衰期章女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妻爲其父母期夫從服緦 以外親之服不過緦麻亦從重而輕者也小記云世子不降 妻之父母注世子天子諸侯之嫡子然則庶子則不爲妻之 父母服故服問云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注 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是也大夫之庶 子蓋大夫在則不爲妻之父母服大夫卒則恩得伸如邦人 也引此以明上君與夫人俱往之義也然則諸 侯雖絕緦其妻之父母與已尊同者亦不緦與

右論婦人不出境弔

有不弔三何爲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乃全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爲不義故不弔也檀弓曰不弔三畏厭溺也 定十五年 注引春秋說云禮有不弔者三兵 死厭死溺死檀弓注爲輕身也 **畏者兵死也** 此下疑有脫 文鄭氏禮注 畏者人或以非罪攻已已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 匡是厭者行止危險之下溺者不乘橋船通典引盧注云畏 者兵刃所殺也是盧鄭之義並根據班氏也通典引王肅聖 證論以犯法獄死謂之畏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若如所難則 肅謂犯法獄死謂之畏古不有非其罪而在縲紲之中者乎 欲異乎鄭實乖舊義案鄭氏亦止蒇不能全身自守如輕冒

白刃戰陳無勇者言王于死于王事以身赴難又不得同之三不弔矣其服制先儒等之三殤則較常服降一等小功殤之五月章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之長殤通典引馬注禮言殤者關有罪若畏厭溺當殤服之又緦麻章夫之姑姊妹之長殤通典引馬注禮三十乃娶而夫之姊殤者關有畏厭溺者鄭氏於殤小功注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大夫無殤服也然則尊同者不降矣五十命爲大夫禮之常其或少將有才德命爲大夫而死在殤年亦不以殤服服之矣故大功章無大夫爲昆弟之長殤之服也鄭氏此微破馬君舊說而於緦麻章則從而不駁馬氏深於禮說多源於高堂生故鄭氏以有先師說在不重駁也殤者傷也畏厭溺雖屬有罪亦覺可傷故同之天折者降一等見其可傷也然先儒多不以馬說爲然通典引陳銓曰夫未二十而娶故有姊殤然矣夫雖未二十則成人死殤之蓋以爲逆禮早娶者制非施畏厭溺也徐整問射慈云古者三十而娶何緣當服得夫之姊殤服經文特爲士作若說國君皆別言君若公慈答曰三十而娶禮之常例古者七十而傳宗事與子年雖幼未滿三十自得少娶故曾子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言宗子已老傳宗事與子則宜有主矣按早娶之義射說尤精也夫無服者不弔明其有罪也若如王氏之說則非罪致刑者尚不至於不弔有罪致戮者又不止於不弔也以罪而死有絕服之義也

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支體毀傷卽君不臣士不交祭不

得爲昭穆之尸食不得口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

通典引劉智釋疑云問曰骨肉昆弟以罪惡徒流死者諸侯有服否答曰凡以罪惡徒者絕之國君於兄弟有罪者亦絕也今曾子問亦無此語食不得下闕一字周禮冢人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注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則曲禮之死寇曰兵者即冢人所云凡有功者居前是也

右論三不弔

弟子爲師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故生則尊敬而親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爲之隆服入則絰出則否也

禮記檀弓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是弟子爲師服也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義具上鄉射篇晉書禮志摯虞以爲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心喪三年是則懷三年之喪而無齊衰之制也蓋晉時新禮弟子或爲師齊衰故仲洽有此論也案檀弓又云二三子皆絰而出鄭注尊師也出謂有所之適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故喪服記朋友麻鄭云朋友雖無親而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絰帶也師友義同故鄭知弔服加麻其異者朋友出絰入否檀弓所云羣居則絰出則否注羣謂七十二弟子相謂朋友服是也爲師則雖出行猶絰所以尊師也今

此謂入則經出則否誤矣孔叢子記義篇云聞諸老聃昔者號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适罔察比德以贊文武及號叔死四者爲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是朋友亦有服也至其除服之限通典引鄭稱答曹弁敬說云凡弔服皆加麻者三月除之師朋友嫂叔族姑姊妹嫁者皆弔服加麻者禮疏引禮論云爲師及朋友皆既葬除之以士三月而葬也檀弓云師吾哭諸寢奔喪又云哭諸廟門外異者禮疏引鄭答趙商以檀弓爲殷禮通典引徐邈答范甯亦以爲殷周禮異也御覽尊作竭無隆字

檀弓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也鄭彼注云無服不爲衰弔服加麻也通典引賀循云無服謂無正喪之服者也師無君父之名而兼君父之義制重服則未冥造顯榮之功制輕服則忘無犯無隱之義故喪服制朋友之服而不爲師制服但心喪三年也

右論弟子爲師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啟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

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並曾子問文此段舊多譌脫盧氏悉依本書訂正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已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者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爲有天子喪尚奔不得必以其時葬也此今文春秋說也通典引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大鴻臚眭生說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謹案禮不得以私廢公以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校計天子未加禮于我亦報之不加禮也眭生之說非也鄭駁之云孝經資于事父以事君言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問嗣子不爲天于服此則嫌欲速不一于父也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制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則爲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于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薨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掩義禮者在于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以卑廢尊則鄭氏用眭生說也定元年轂梁傳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

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則穀梁說自以嗣子葬後始得奔喪也故通典引通義云凡奔喪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爲之節文孝子之思不忍去柩故不奔使奔也劉氏習穀梁春秋故也所引春秋傳者隱三年公羊傳文尙奔宜爲當奔之誤案服問云世子不爲天子服謂君在之世子也父没卽稱子某自不得援爲世子不服之證會子問云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又云父母之喪旣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旣封改服而往彼所記雖諸侯大夫之禮然君父之義臣子之情上下一也大夫於諸侯薨旣不敢以私喪廢公而謂諸侯于天子得晏然俟瑜年後乎諸侯旣殁以嗣子言之則父以天子言之則固臣也其視大夫之不世更殊矣然則嗣君于父母之喪旣引及塗而聞天子崩者自宜遂事而後改服括髮而往則凡未引在殯後後者皆得奔喪明矣

大夫使受命而出聞父母之喪非君命不反者蓋重君也故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公羊宣八年傳文也注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急行又爲君當使人追代之儀禮聘禮云若有私喪則哭於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注私喪謂其父母哭于館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聞於

主國凶服干君之吉使故繁露精華篇云徐行不反者謂不
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又禮記奔喪云若未得行則成服
而行注謂以君命有爲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又云聞喪不
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注謂以君命有事不
然者不得爲位是也**諸侯朝而有私喪得還何凶服不入公門君不呼**
之義也公羊僖九年宋公禦說卒傳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注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又二十八
年陳侯款卒注不書葬者爲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
有大喪而強會其孤故深爲恥之是則諸侯有大喪朝會之
事皆不得與故雖朝京師聞私喪得反也大夫出疆本有君
命故必君命乃反諸侯朝天子進退出自諸侯故宋子會葵
卯陳子會溫當喪出會王事春秋不書二國之葬以爲桓文諱諱之正所以刺之也**凶服不敢入公門**
者明尊朝廷吉凶不相干故周官曰凶服不入公門曲禮曰
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論語曰子於是日
哭則不歌禮記曲禮云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注此皆凶服按苞屨者齊衰扱衽者斬衰厭冠者緦小功之
冠也又云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注此謂喪在內不
得不入當先告君耳又服問云唯公門稅齊衰注不杖齊衰
也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絰也熊氏云父之喪唯扱
上衽不入公門冠絰衰屨皆得入杖齊衰則屨不得入其大

功經又不得入其小功緦又不得入皆所以尊朝廷故不得入也論語見述而篇所引周官今無此語惟閽人云凶服凶器不入宮注凶服衰經凶器明器之屬

臣下有大喪不呼其門者使得終其孝道成其大禮故春秋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

宣元年公羊傳文注重奪孝子之恩也說苑修文篇古者有親喪者不呼其門鹽鐵論末通篇古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君子之所自重而自盡者其唯親之喪乎繁露竹林篇云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後漢陳忠傳臣聞之孝始於事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其義一也夫父母之於子同氣異息三年乃免于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故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亦用今春秋說也若然曾子問喪大記並言卒哭服金革之事者自然變禮也門內之治恩掩義故三年不呼其門門外之治義掩恩故卒哭而服金革之事是以唐會要引虞潭殷仲堪云既葬公除廢祭者非也故其時公除者則行公除祭蓋大夫不敢以家事辭王事也師凌氏曙禮論駁之云公除者庾蔚之所云公家除其喪服以從公家之吉事也此衰世之事當時禮官不通春秋之旨而妄引以斷禮者也公羊不以家事辭王事自指人臣受命出彊而聞喪者非平居無事可比今服制未終卽公除而行公祭是吉凶相干也徐藻乃云外喪公除雖停殯可吉祭不待葬

而公除宜爲庾氏所斥矣

有喪不朝吉凶不相干不奪孝子恩也自此至並廢朝皆通典禮三十所引白虎通文案宜在此

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並廢朝禮記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

右論私喪公事重輕

聞喪哭而後行何盡哀舒憤然後行釋奔喪記文也奔喪云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注親父母也以哭答使者驚怛之哀無詞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也望國境則哭過市朝則否君子自抑小人勉以及禮奔喪云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注感此念親又云哭辟市朝注爲驚衆也又云望其國境哭注斬衰者也自是哭且遂行見星則止日行百里惻怛之心但欲見尸柩汲汲故禮奔喪記曰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遂行會子曰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奔喪云日行百里不以夜行注雖有哀戚猶辟害也晝夜之分別于昏明又云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注侵晨冒昏彌益促也言唯著異也又荀子大略篇亦云故吉行五十奔喪百里既除喪乃歸哭於墓

何明死復不可見痛傷之至也謂喪不得追服者也哭於墓而已故禮奔喪記曰之墓西向哭止此謂遠出歸後葬喪服以禮除奔喪云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注東東即主人位如不及殯者也以墓北首主人故西面哭也奔喪又云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于家不哭奔喪記又云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是不及殯亦先哭於墓也惟除喪後者於墓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不及殯者哭墓後歸入門左仍袒括髮成踊東即位也盧云傷之至也此下似有脫文小字本元本復字俱作者字

右論奔喪

曾子與客立於門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檀弓記曰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外所知吾哭諸野並檀弓記文也奔喪記曰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

於寢廟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微異彼注引逸奔喪禮又云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熊氏云檀弓所云殷禮也此所云周法也皇氏云母存則哭於寢母亡則哭於廟熊氏又云哭於廟者是親母黨哭於寢者蓋慈母繼母之黨孔疏又云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若無殯則在寢與此不同者異代禮也並皆以意調停無實據也沈氏又云事由父者哭之廟事由已者哭之寢義亦得通

右論哭位

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爲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義具上封公侯篇

右論周公以王禮葬

崩薨

書曰成王崩顧命文也彼云乙丑王崩釋文馬本作成王崩注安民立政曰成周禮司凡筵注天府注先鄭旨引

作成王崩是今文古文皆有成字也成王未生號死而因以
爲諡故酒誥至若曰諸本作成王若曰書疏引歐陽大小夏
侯云王年長骨節成立釋文引馬註言成王者未聞也吾以
爲後錄書加之又注云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
日成王沒因爲諡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就成就人之道
也曾世家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曰周公不利于成王書
疏云鄭書注亦云成王言成道之
王僞孔於二篇皆刪去成字非也

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死

生也

天子稱崩下疑有脫文禮記曲禮天子曰崩諸侯曰薨
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公羊隱三年傳諸侯曰
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注皆所以別尊卑也此亦宜具述諸
侯以下之稱禮疏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諸侯曰薨赴于鄰
國亦當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崩故書卒以下
曾也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赴于鄰國則書名稱卒卒者終也
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國謹案禮士虞云尸服卒者之上服
不分別尊卑皆同言卒卒終也是終沒之詞鄭駁之云案雜
記上云君薨赴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曲禮壽考曰卒短
折日不祿今君薨而言不祿者言臣子之於君父雖有考終
眉壽猶若其斷折然若君薨而赴者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
哀惜之心非君子之詞鄰國來赴書以卒者言無老幼皆終
成人之吉所以相尊敬然則亦用公羊說也故隱三年宋公
和卒公羊注不言薨者死當有主文聖人之爲文詞遜順不
可言薨故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然則公羊自以諸侯當稱
薨大夫當稱卒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故外諸侯降同大夫

也通典引石渠禮論聞人通漢問曰記曰君大夫赴于他國曰不祿大夫士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曰尸所以家神也其言卒而不言不祿者通貴賤尸之義也聞人通漢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詞也孝子諱死曰卒以越絕書卒者閭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閭廬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攻強者爲君南夷與北夷交爭中國不絕如綫於是孔子作春秋據魯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避魯之諱也崩薨卒死之別諸家皆無異說但說春秋者爲異耳

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爲言倗然伏僵天下撫擊失神明黎庶殞涕海內悲涼盧云此似緯書之文倗字不見字書引梁處素云說文山部崩古從阜作𨹹集韻亦作𨹹疑倗乃𨹹之誤案釋名釋喪制云天子曰崩崩壞之形也崩弸聲也御覽引說題詞云天子曰崩崩之爲言殞也通典引作倗然僵天下也

諸侯曰薨國失陽薨之言奄也奄然亡也國失陽以上盧云此亦似緯文廣雅釋古薨亡也釋名釋喪制薨壞之聲也說文死部薨公侯𣨛也說題詞諸侯稱薨薨之爲言奄然而亡

大夫曰卒精耀終也卒之爲言終於國也卒說文作𣨛衣部卒人給事者曰卒古以染衣題識故從衣一歺部云𣨛大夫死曰𣨛今皆叚借作卒說題詞大夫曰卒

精燿終卒卒之言絕絕於邪也**士曰不祿不終君之祿祿之言消也身消名**
彰下祿字上脫一不字曲禮注不祿不終其祿釋名釋喪制士曰不祿不復食祿也說題詞士曰不祿失其忠也不祿
之言消名章也舊本作失其忠節不忠終君之祿文甚誤舛**庶人曰死魂魄去亡死之爲**
言澌精氣窮也曲禮注死之爲言澌也精神澌盡釋名釋喪制人始氣絕日死死澌也就消澌也檀弓云
小人曰死注死之言澌也說題詞庶人曰死魂魄去心死之爲言精爽窮也通典引此去亡亦作去心**崩薨紀**
於國何以爲有尊卑之禮諡號之制即有矣通典引通義云崩薨從何始乎
曰從周何以言之尚書放勳乃殂落舜曰陟方乃死武王以前未稱崩薨也至成王大平乃制崩薨之義尚書王翌日乙
丑王崩是也與此異**禮始於皇帝至舜堯而備易言沒者據遠也書言**
殂落死者各自見義堯見憯痛之舜見終各一也舊本沒譌復遠譌遂
易繫詞傳庖犧氏注虞注沒終又下云神農氏沒蓋皆據遠詞也堯典帝乃殂落說文歺部殂往死也虞書曰勛乃殂許
所稱者古尚書則此蓋今尚書說也繁露煖燠孰多篇御覽引通義皆引作放勳乃殂落蓋今文書說也師古注王莽傳
引虞書放勳乃殂則唐所據之書尚有無落字者爾雅釋詁殂落也

右論崩薨異稱

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也人死謂之喪何言其喪亡不可復得見也荀子禮論篇貳之則喪也注喪亡也推南本經訓人之心有憂喪則悲注喪亡也說文哭部喪亡也從哭從亡不直言死稱喪者何爲孝子之心不忍言也鄭氏喪服月錄云不忍言死而言喪也以喪是弃亡之詞若全存于此而亡棄于彼也喪者逃亡之詞春秋昭公出居曰喪人其何稱謂亡人也以死者精神漸盡名孝子不忍言父母者精神盡故諱之而言喪也舊本多脫盧據通典補入字尚書曰武王既喪喪禮經曰死於適室知據死者稱喪也書金縢禮士喪禮文也詩疏引鄭書注云既葬謂除喪服鄭氏以文王崩之明年生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故以既喪爲除喪服案詩疏引書傳云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克奄四年建侯于衛又引畧說云天子十八日孟侯以此推之攝政時王年十四居東時王年十二十三在喪時王年十一十二是鄭氏據今文書說也此引尚書武王既喪證人死稱喪之意則讀喪爲喪亡之喪案通典引譙周然否論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王以王午居東癸未歲反然則古文以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歲羣叔郎流

言周公卽東征又史記本紀說金縢武王旣喪作其後武王旣崩史公多從安國問故則此亦用古尚書說也舊本禮經謂作終於謂爲生者哀痛之亦稱喪禮曰喪服斬衰易曰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孝經曰孝子之喪親也是施生者也文見禮喪服易繫詞傳孝經喪親章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

右論天子至庶人皆言喪

天子崩赴告諸侯者何緣臣子喪君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語人者也語人文選作諸侯諸侯欲聞之又當持土地所出以供喪事故禮曰天子崩遣使者赴告諸侯穀梁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傳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卽供喪事之義也

右論天子赴告諸侯

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怛無不欲觀君父之棺柩

盡悲哀者也

今文春秋說也禮疏引異義公羊說天子喪赴者王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謹案易下邳甘容說諸侯在于里內皆奔喪于里外不奔喪若同姓于里外猶奔喪親親也容說爲近禮鄭駁之云天子爲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毛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成如京師葬襄王天子於魯既含且賵又會葬爲得禮則魯于天子亦大夫會葬爲不得禮可知通典引鄭駁又云左傳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會葬之明文說左傳者云諸侯不得奔喪棄其所守自違其傳同姓雖在于里外奔喪又與禮乖是則今古文春秋皆以天子崩諸侯悉奔喪也案顧命成王之喪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下康王之誥云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非于里外諸侯奔喪之明證乎禮記檀弓曰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注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爲位別于朝覲來時非異姓奔喪之證乎左傳隱元年亦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知左氏亦不專主于里內也惟杜預釋例云萬國之數至眾封疆之守至重故天子之喪諸侯不得越竟而奔修服於其國卿共弔葬之禮既葬卒哭而除預此義不特諸侯不奔喪爲悖本經之旨卽其既葬而除之邪說亦與聖經喪服顯謬矣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當天子喪而行

郊禮當天子喪而受與國之朝聘當天子喪而修禮於他國春秋皆特書以誌貶諸儒論之甚嚴此諸侯爲天子奔喪制服之舊制也杜氏獨云諸侯可以修服于其國必不然矣又爲天子守蕃不可頓空矣故分爲三部有始死先奔者有得中來盡其哀者有得會喪奉送君者七月之間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四海之內咸悲臣下若喪考妣之義也有得中疑宜爲殯中通典引通義云凡奔喪者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郎此分爲三部也有號有字譌也盧從趙改葬有會者親疏遠近盡至親親之義也隱三年尹氏卒公羊傳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時平王崩魯隱往奔尹氏主儐會葬諸侯文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公羊傳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注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是天子崩宜諸侯會葬也童子諸侯不朝而來奔喪者何明臣子於其君父非有老少也亦因喪質無般旋之禮但盡悲哀而已通典禮載皇子廣陵王年十一孫爲祖服期當從臣服從本親服應琳議案禮喪服

諸侯爲天子今廣陵王列士建國古之諸侯宜從臣制是童子諸侯旣持斬服亦宜奔喪明矣

右論諸侯奔大喪

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賵之禮故春秋曰蔡侯考父卒傳曰卒赴而葬不告

今文春秋說也公羊隱八年夏六月巳亥蔡侯考父卒又八年葬蔡宣公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至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故自從蔡臣子詞稱公又云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注赴天子也緣天子哀傷欲其知之又臣子疾痛不能不具以告也是臣死告君之義也禮記雜記云凡赴於君日君之臣某死注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是也公羊隱三年注記諸侯卒葬者王者當加之以恩禮故爲恩錄也又士喪禮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面命赴者拜送注赴告也臣君之股肱耳目死當有恩疏檀弓父兄命赴者是大夫以上士則主人親命之尊卑禮異也是諸侯至是皆有赴君之禮也禮疏引鄭釋廢疾云天子於諸侯含之賵之諸侯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襚之賵之天子於二王後含爲先襚則次之賵爲後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也故隱元年天子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羊傳賵有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

襚注賵覆也賻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稱也末句舊作禮也誤盧依公羊傳改正

右論臣赴于君

諸侯薨赴告鄰國何緣鄰國欲有禮也 禮記雜記云君赴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稱薨赴告鄰國亦稱薨經書卒者春秋王魯故稱卒以下魯也左氏說諸侯薨稱名則書明稱卒卒終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其國案如禮文則赴於鄰國稱不祿至稱薨稱卒自是史策之詞非赴告之稱也禮疏引異義又云公羊說諸侯之喪遣大夫弔君會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伯令大夫弔卿共葬事謹案周禮無會葬事知不相會葬从左氏義鄭駁無考文六年公子遂如晉注刺公葬不自行定十五年邾婁子奔喪傳非禮也注禮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此公羊之義以諸侯有會葬事案左傳于衛侯來會葬亦無譏文蓋同姓同盟則會葬故左氏隱元年云同盟至也若列土封疆輕棄所守數外適鄰國似非藩屏之正雜記記諸侯相弔之禮云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某使含又襚者曰寡君使某襚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是諸侯相於含爲先襚次之賵爲後天子于二王後同僖二十四年左傳宋於周爲客天子有喪拜焉故也 **春秋傳曰桓母喪告於諸侯桓母賤尚告於諸侯諸侯薨告鄰國明矣** 公羊隱元年傳文也

禮疏引異義諸侯夫人喪公羊說鄉弔君自送葬左氏說士弔士會葬文襄之伯士弔大夫會葬謹案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遑國政而常在路鄭駮之云案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主於相哀問畧於相尊敬故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禮記雜記父母妻長子死曰君之臣某之某死注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然則夫人之喪尚告於天子其告鄰國明矣故秦人得歸成風之禭也

右論諸侯赴鄰國

諸侯夫人薨告天子者不敢自廢政事亦欲知之當有禮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譏不及事隱元年公羊傳文也彼云桓未立則諸侯曷為來賵之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注經言王者赴告王者可知雜記父母妻長子死曰君之臣某之某死是赴告天子之文也文四年夫人風氏薨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公羊注不從含晚言來者本不當含也以此言則天子於諸侯無含含鄰國則含賵禭兼有矣仲子者魯君之貴妾也何況於夫人乎公羊隱元年傳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不得舉謚明未立為夫人故不稱夫人也又云桓何以貴母貴也注據桓母右媵春秋之制右尊於左故仲子為魯惠公之貴妾也

右論諸侯夫人告天子

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者何諸侯以瑞珪爲信今死矣嗣子諒闇三年之後當乃更爵命故歸之推讓之義也故禮曰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通典引異義左氏說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以命圭是則諸侯薨以所受圭璧還於天子嗣君即位天子賜之詩韓奕所云韓侯受命是也推讓之義者示新君即位不敢必得所以專其權於天子也御覽八百六引云諸侯薨使臣歸瑞圭於天子推讓之義也正節引此文也

右論諸侯歸瑞圭

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何慘怛發中哀痛之至也通典引魏大司馬曹眞薨王肅爲舉哀表云在禮大臣之喪天子臨弔諸侯之薨又廷哭焉使大夫弔之追遠重終之義也穀粱定元年傳周人有喪魯人亦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文九年夫人風氏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又云毛伯來會葬三傳皆無譏文知宜使大夫弔也杜預春秋釋例大夫卒篇云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疾則親問也死則親其大斂小斂愼終歸厚之義也故禮檀弓曰天子哭諸侯爵

弁純衣又曰遣大夫弔詞曰皇天降災子遭離之鳴呼哀哉

天王使臣某弔今禮引作爵弁絰材衣注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爲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于采此言絰衍字也時人聞有弁絰因云之耳周禮王弔諸侯弁絰緦衰也然則諸侯覲在本國者天子廷哭之服以爵弁服其圻外諸侯人爲王朝之臣或外臣入覲而襲于王圻者天子則弔服加麻服弁絰緦衰也此引檀弓記正無絰字知鄭說非無本也天子于三公六卿諸侯大夫士皆弁絰故司服云其首服皆弁絰在成服後之弔服也諸侯惟于大夫弁絰了士皮弁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注不當事則皮弁疏云若于士雖當事首服皮弁故士喪禮君祝大歛注皮弁服襲裘是也蓋所以辟天子也服問又云大夫相爲亦然然則大夫相於亦當事弁絰不當事則皮弁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是也士相於亦然喪服注士弁絰皮弁之時如卿大夫是也其服則疑衰喪服注士以緦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是也君爲士則有疑衰錫衰文王世子注云士蓋疑衰同姓則緦衰以弔之是也大夫于士則皮弁服問疏大夫于士士雖當事亦皮弁也是也若未成服之前則不服衰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謂皮弁服襲裘也疏云若士大斂之時有朋友之恩者及兩大夫相爲弁君于大夫皆皮弁服襲裘加弁絰也不當事則皮弁諸侯大夫于士士無朋友之恩雖當事亦皮弁士喪禮注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明未成服往則皮弁服也又雜記大夫與

殯亦弁絰疏君于士大夫士相於無朋友恩者親大斂則亦皮弁服襲裘無弁絰是也盧云純當作材又曰疑是或曰遣大夫即使有司哭之之義若以遣大夫弔為句則弔詞並不見於檀弓又案通典云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皆謂致命詞也雜記曰諸侯使人弔詞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于生者也傷詞未聞說者有弔詞云云即指此其嗚乎哀哉亦作如何不淑誤也無下句案御覽五百六十一亦無下句臣字誤衍

右論天子弔諸侯

臣子死君往弔之何親與之其治民恩深義重厚欲躬見之周禮司服云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注君為臣服弔服通典引後漢劉德問曰君弔大夫迎於門外又拜送於門外大夫弔不迎於門外又引戴德變除云君弔於卿大夫錫衰以居不聽樂弔於士皆服弁絰疑衰君弔臣疑衰素弁加絰明日主人衰絰拜謝於朝君若使人弔其服疑衰素裳素冠皆君弔臣之制也君於士既殯而往弔加恩則大斂而往喪大記於士既殯而往為之錫大斂焉夫人於士妻同大夫則大斂而往弔加恩則小斂喪大記君於大夫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是也夫人于大夫妻同若卿則小斂而往弔加恩則襲而往故公羊昭十五年傳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是也夫八於卿妻同則天子於王朝之臣亦然也故御覽引射慈喪服圖曰天王弔三公及三

孤弁經錫衰弔六卿則弁經錫衰弔大夫弁經疑衰弔士弁經緦衰弔圻內諸侯弁經緦衰也故禮雜記曰君弔臣主人待於門外見馬首不哭賓至主人先入君升自阼階西向哭主人居中庭從哭禮記喪大記云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於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於阼若使人則必以其爵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注使人士也禮使人必以其爵蓋喪不迎賓唯君弔及君使人弔則迎之君至則待于門外君使則于寢門外爲異也又云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亦與君升自階阼爲異也或曰大夫疾君問之無數士疾一問之而已禮記禮運云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荀子大略篇云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禮記喪大記云君于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與荀子說同又雜記下云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一問之孔氏云謂有師保之恩故問之無算則此與雜記謂有恩舊者之大夫同荀子喪大記自謂尋常大夫也大夫卒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士比殯不舉樂通典禮四十一引熊遠云案禮君于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惻隱之心未忍行吉事故也又

引賀循云古者君臣義重雖以至尊之義除而無服三月之內猶賜衰以居不接吉事故春秋晉大夫智悼子未葬平公作樂春秋譏之是也

元冠不以弔者，不以吉服臨人凶，示助哀也。論語曰：羔裘元冠不以弔。

論語鄉黨文集解引孔注喪主素吉主元吉凶異服禮記檀弓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焉注哀素言哀痛無飾元冠吉服故不以臨凶事也案元冠不以弔據大斂後言也喪大記君大夫士小斂之節云弔者襲裘加武注始死事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御覽引賀循裘服要記云始死弔朝服元端之服也皮弁經素弁而加環經也始死而往朝服者主人未變賓未可以變也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經矣故檀弓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卽襲朝服之裘而加經于元冠也孔疏謂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與經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也大斂以後則弁經雜記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孔疏此謂未成服之前是也或皮弁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注斂大斂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是也其服則皆皮弁服也若成服以後則衰麻喪服記朋友麻注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則弁經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其士以緦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其弁經皮弁之晞則如卿大夫是也若然檀弓言始死羔裘元冠易之而已者彼自指主人之服故注云養疾者朝服蓋士養疾朝服親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而已也故要記又云大夫弔於大夫始死而往朝服裼裘如吉時也

當斂之時而至則弁絰服皮弁之服以襲裘也主人成服而往則皮弁絰而加錫衰也大夫與士有朋友之恩乃得弁絰耳

右論君弔臣

崩薨三日乃小斂何奪孝子之恩以漸也禮記喪大記小斂主人即位於戶內注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大夫以下以往日數天子諸侯以來日數通三日小斂也一日之時屬纊於口上以俟絕氣二日之時尙冀其生三日之時魂氣不返終不可奈何故禮士喪經曰御者四人皆坐持體屬纊以俟絕氣喪大記云疾病屬纊以俟絕氣注纊今之新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爲候又云廢牀注人始生在地去牀廣其生氣是皆尙冀其生之意也所引見既夕記既夕本士喪之下篇此經當記之誤也禮曰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屬纊於口者孝子欲生其親也所引禮曰或逸禮語禮記問喪云死三日而後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

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以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按定元年公羊注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淮所說天子禮與此異耳

人死必沐浴於中霤何示潔淨反本也禮檀弓曰死於牖下沐浴於中霤飯唅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階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卽遠也奪孝子之恩以漸也

今檀弓無死於牖下二語禮記喪大記云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入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衣挋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於坎案疾時處北牖下喪大記云寢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死則遷之當南牖下有牀衽既夕記所云設牀第當牖衽下莞上簟設枕遷尸注徙於牖下是也至小斂斂乃遷於戶內士喪禮云布席於戶內下莞上簟注有司布斂席是也其實戶內牖下同爲中霤之地記者欲推言自近及遠之義故以小斂爲在戶內浴尸爲在中霤也大斂則於阼階上既夕記大斂於阼注未忍便離主人位是也殯則於西階上士喪禮掘肂見衽注肂埋棺之坎也掘之於西階上檀弓周人殯於西階上則猶賓之是又離主位客之也至祖時則於庭既夕禮啟殯之後柩遷於祖重先奠從柩從升自西階正柩於兩楹閒注是時柩北首盡將葬時朝於祖故柩北首徹啟奠後乃設遷祖之奠至日昃乃卻下載於階閒

乘蜃車士喪注所云柩車在三分庭之北是也徹去遷祖之奠乃還柩嚮外爲行時既夕禮云乃祖婦人降即位於階間是也未祖時在兩楹間既祖則遷於庭是又由上而下也葬則於墓既夕記云柩至於壙卒窆而歸是也是皆由近而遠之意子游以負夏之人既奠徹之後復推柩而反之故歷舉殯斂祖葬之制曉之也

所以有飯唅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唅

禮記檀弓云飯用米貝不忍虛也御覽引說題詞云口實曰唅緣生象實孝子不忍虛其欲注不忍虛故實其口儀禮士喪禮主人出洗貝執以入宰洗柶建於米執以從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於尸西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祝又受米奠於貝北宰從立於牀西在右主人左扱米實於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是士三飯唅之制

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璧士以貝也

公羊文九年云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注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穀梁疏引禮稽命徵同說苑修文篇天子含以珠諸侯玉大夫以璣士以貝檀弓疏引稽命徵則云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卿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疏家皆以此異代制又大載禮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彼諸侯言飯不言含含蓋蒙上含以玉也其實玉與璧同耳案周禮典端其飯玉含玉是天子飯用玉檀弓云飯用米貝又士喪禮洗貝執以入是士以貝也此以大夫用璧則與公

羊注合以諸侯用珠則又與禮緯同典瑞士喪禮自是周法禮緯所云或異代之制禮記雜記又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注此蓋夏時制是也若周制則諸侯宜用璧雜記云含者執璧是也大夫當以珠左傳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夢贈瓊瑰注食珠玉含象則大夫或用珠也璧舊作米梁處素云米非珠寶物檀弓下正義云飯用沐米天子黍諸侯粱大夫稷天子之士粱諸侯之士稻此何獨大夫以米正義引公羊注碧作璧御覽亦同故定作璧也

右論含斂

贈襚者何謂也贈之為言稱也玩好曰贈廣雅釋詁云贈稱也御覽引說題詞云玩好曰贈決其意也贈之為稱也說文貝部贈玩好相送也从貝曾聲荀子大畧篇引傳曰玩好曰贈襚之為言遺也衣被曰襚廣雅釋詁云襚遺也儀禮士喪禮君使人襚注襚之為言遺也穀梁隱元年傳衣衾曰襚說文衣部襚衣死人也从衣遂聲春秋傳曰楚使公親襚詩碩人說於農郊箋衣服曰襚今俗語猶然知死者則贈襚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御覽引說題詞云知死者贈既夕禮同公羊隱元年注荀子大畧篇並云知死者贈襚賻賵者何謂也賻者助也御覽引說題詞云賻之言助也貨財曰賻儀禮士喪禮若賻注賻之言補也助也貨財曰賻賵者覆也御覽引說題詞

云賵之爲言覆也四字舊脫盧補所以相佐給不足也故弔詞曰知生則賻賵公羊隱元年注知生者賻賵又云皆助生送死之禮說題詞及說苑修文篇並云知生者賻賵舊脫賵字依盧補貨財曰賻車馬曰賵荀子大畧篇公羊隱元年注說題詞並有其文

右論贈襚賻賵

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何事有大小所供者不等故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卿大夫三日而殯王制注云尊者舒卑者速案殯之日數與葬之月數皆相當左傳隱元年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禮疏引何氏膏肓云士禮三月而葬會左氏踰月於義爲短鄭箴之云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葬皆數往月往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月而實不同士之三月即大夫之踰月也則鄭以大夫與天子諸侯皆數往日白虎通於上小斂日數以大夫士皆以往日數以大夫士同制則此當亦以大夫士同三日而殯也

右論殯日

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何

夏后氏教以忠忠者厚也曰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宜在阼階殷人教以敬曰死者將去又不敢客也故置之兩楹之間賓主共夾而敬之周人教以文曰死者將去不可又得故賓客之也檀弓記曰夏后氏殯于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公羊莊公四年注云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若存殷人殯於兩楹之間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上賓之也說文歺部殯下云从歺从賓亦取賓之意也

右論三代殯禮

禮稽命徵曰天子舟車殯何爲避水火災也故棺在車上車在舟中禮記檀弓云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注菆木以周龍輴加椁而塗之天子殯以輴車畫轅爲龍又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注輴殯車也畫轅爲龍皆未言車在舟之制儀禮士喪禮云乃塗注塗之所以避火蓋車以避火舟以避水也臣子更執紼晝夜常千二百人紼者所以牽持棺者也禮記雜記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大夫執引者三百人注廟塗曰綍在塗曰引大夫士皆二綍周禮遂人云大喪帥六遂

之役而致之及葬帥而屬六綍注綍舉棺索也用綍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綍與紼通禮記王制爲越紼而行事注紼輴車索盖停位之時指其繩體則謂之紼也千二百人皆作百二十二人盧據御覽改案以鄭氏遂人注校之則盧是也莊子紼謳所生司馬彪注紼引柩索也即此**故禮曰天子舟車殯諸侯車殯大夫攢塗士瘞尊卑之差也**此疑亦禮緯文禮記喪大記云君殯用輴攢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攢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注攢猶叢也幬屋殯上覆如屋者也幬覆也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攢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輴不畫龍攢不題湊象椁然則天子攢木通湊有四阿諸侯惟攢木題湊高似屋形故左傳成二年宋文公椁有四阿爲僭天子制也又天子畫龍諸侯不畫龍餘大畧相似喪大記注又云大夫之殯廢輴置棺西牆下就牆攢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攢中狹小裁取容棺又注檀弓云大夫蒧置西序然則大夫之殯以一面倚西壁三面攢之又上不爲屋又無輴即此所云大夫攢塗也喪大記注又云士不攢掘地下棺又注檀弓云士掘肂見衽士喪禮云乃塗注木覆棺上而塗之然則士又不可木攢但穿地爲坎酌棺之深淺唯以棺上小要之衽出於平地以土塗之即此所云士瘞是也

右論天子舟車殯

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恩也祖者始也始載於庭也乘軸車辭祖禰故名爲祖載也禮曰祖於庭葬於墓又曰適祖升自西階

周禮喪祝云掌大喪祖飾棺乃載注祖爲行始也儀禮既夕記云遷於祖用軸則此祖指士制也彼注云遷徙也徙於祖朝祖廟蓋象平生時出必辭尊者也軸輁軸也狀如轉轔刻兩頭爲軹輁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關軸也大夫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然則士之軸即王侯大夫之輴也天子諸侯殯與朝廟同用輴在塗則用蜃車遂師注蜃車柩路也是也至壙天子復載之以輴遂師注行至壙乃說更載以龍輴是也諸侯則即以輇車禮記喪大記君葬用輴鄭讀如載以輇車之輇是也大夫唯朝廟用輴以輁軸唯士用故也在塗亦日輇喪大記云大夫葬以輴鄭讀亦爲輇是也葬不得用輴以檀弓云大夫廢輴故也士則朝廟用輁軸在塗亦用輇喪大記士葬用團車鄭破爲團是也團即輇輇即蜃團輇蜃輴皆同讀故輾轉相訛也在塗之車尊卑同耳故禮疏引皇疏云天子諸侯以下同用輇車其尊卑之差異在於棺椁耳鄭注周禮云蜃車禮記或作槫或作輇注士喪禮云載柩車周禮謂之蜃雜記謂之團或作輇或作槫聲讀相同耳未聞其正注雜記云輲讀爲輇或作槫注喪大記輇或爲團是鄭以蜃團輇槫輲爲一物也文選挽歌注引此云始載於庭輲車辭祖禰案說文無輲字當是轜字說文以轜爲喪車非載柩朝廟之車也通典引賀循云載柩於輴未明而

行遷於祖廟者乃將告辭於先君也登自西階正柩於兩楹間北首納轜車於階下載之以適墓然則轜車卽蜃車也凡朝廟自祖始旣夕記夷牀輁軸饌於西階東注夷牀饌於祖廟輁軸饌於殯宮其二廟者於禰亦饌輁軸焉是朝廟由禰至祖朝祖訖卽下柩明日用蜃車載以行故以祖爲行始也書御覽引作奪亦通

右論祖載

所以有棺椁何所以掩藏形惡也不欲令孝子見其毀壞也孟子滕文公云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蓋上古之世未有棺椁孝子仁人見其親爲獸蟲所食不忍見其毀壞故制爲棺椁以掩藏形惡故繫詞傳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是也**棺之爲言完所以載尸令完全也**說文木部棺關也所以掩尸从木官聲廣雅釋器云棺完也釋名釋喪制棺關也關閉也一切經音義引古文云棺完也關之也棺完關皆疊韻爲訓**椁之爲言廓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釋名釋喪制椁廓也廓在表之言也廣雅釋器廓云槨廓也說文木部椁葬有木𩫖也案孝經喪親章疏引禮云棺之言完宜完密也椁之言廓謂開廓不使土侵棺也禮

王制曰天子棺椁九重衣衾百二十稱公侯五重衣衾九十稱大夫有大棺三重衣衾五十稱士再重無大棺衣衾三十稱畢給備爲一稱今王制無此文蓋逸禮也莊子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與此唯天子制異然古禮降殺以兩公侯五重則天子當七重疑此所引或誤七作九也檀弓云天子之棺四重注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意謂水兕革一重也杝棺一即喪大記之椑四寸二重也梓棺二即喪大記之大棺八寸屬六寸合爲四重也上公去水牛革棺不被餘兕椑屬大棺爲三重也侯伯又去革棺餘椑屬大棺三棺爲二重也大夫又去椑餘屬與大棺二棺爲一重也士則又去屬止棺外之棺爲不重也御覽引禮記外傳曰凡棺之重數從內向外數如席之重也兕革棺一棺三寸注內一重有水牛皮次兕皮二者合之爲一重都厚六寸又云一名椑棺又名槨杝棺二厚八寸屬棺三其厚四寸大棺四厚六寸屬棺大棺皆用梓也上公用水牛皮侯伯以下去水兕卿大夫唯屬棺與大棺士不言重唯棺而已喪大記注又云抗木之厚蓋與椁齊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然則此之重數蓋兼抗木言之天于棺四重抗五重合九重上公棺三重抗四重合七重侯伯以下棺再重抗三重合五重大夫棺一重抗再重合三重士雖不重餘棺一重抗一爲再重也則此所引記文其脫公七重與此所述衣

衾之制謂大斂也若襲制則雜記云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元冕一又云公襲卷衣一元端一素積一纁裳一皮弁一元冕一褒衣一鄭氏推之云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則鄭以子羔爲大夫制也若小斂則君大夫士皆十九稱喪大記云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是也其大斂則喪大記云君陳衣於庭百稱大夫陳衣於序東五十稱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此云公百稱蓋舉上公全數言之也以鄭注雜記云大夫諸侯七上公九天子十二推之則天子宜十二稱也然則雜記以公侯同制喪大記又以君同百稱或五等之爵大斂同九十稱也杜預注左傳云禪複具爲一稱知者士喪禮云明衣不在算注云明衣禪衣不成稱也是稱爲單袷備也百二十稱下舊有于領大度曰五字衍盧疑王制本是王度記乃十稱下又有士再重禮曰五字士再重無大棺舊作士無大棺二重悉依盧刪正**禮檀弓曰天子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柏椁以端長六尺**具見今檀弓**有虞氏瓦棺今以木何虞尚質故用瓦**禮記檀弓云有虞氏瓦棺注始不用薪也有虞氏上陶以上古時衣之以薪虞始用瓦棺以時尚質故也**夏后氏益文故易之以堲周謂堲木相周無膠漆之用也**檀弓云夏后氏堲周鄭注以爲火孰曰堲燒土

冶以周於棺也或謂之上周由是也弟子職曰右手折即此以堲周爲堲木相周蓋謂以木爲裏無膠漆之用故燒土冶以周之禮記曾子問云下殤土周葬於園是也御覽引古史攷禹作土堲以周棺鹽鐵論散不足篇古者瓦棺容尸木板堲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蓋虞土用瓦棺夏則以木爲裏是較文也

殷人棺槨有膠漆之用

檀弓云殷人棺槨注椁大也以木爲之言椁大於棺也殷人上梓

周人浸文牆置翣加巧飾

檀弓周人牆置翣注牆柳也凡此言後王之制文是後世漸文故至周人極備也周禮縫人云衣翣柳之材注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禮記喪大記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荒帷荒所以衣柳言周人又於槨外設柳置翣扇也又檀弓云飾棺牆置翣注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又注云牆柳衣翣以布衣木如襧歟是也喪大記注引漢禮器制度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卽置翣加飾也

喪葬之禮緣生以事死生時無死亦不敢造

禮記檀弓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也卽緣生事死之義也

太古之時穴居野處衣被帶革故死衣之以薪內藏不飾

禮記禮運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又云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易繫詞云上古穴居而野處又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

樹喪期無數皆謂黃帝前事也說文人部弔下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故人持弓會歐禽也吳越春秋陳音謂越王曰古者人民樸質飢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孟子所說相類也

中古之時有宮室衣服故衣之幣帛藏以棺槨封樹識表體以象生易繫詞云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夏殷彌文齊之以器械至周大文緣夫婦生時同室死同葬之郎上下文所載是也禮記檀弓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是周以前無合葬制也詩大車轂則同室死則同穴傳轂生也明緣生以事死也

右論棺槨厚薄之制

尸柩者何謂也尸之為言陳也失氣亡神形體獨陳禮記曲禮在牀曰尸注尸陳也言形體獨陳也御覽引郘氏禮統云尸之為言矢也陳也說文尸部尸陳也象臥之形小雅祈父云有母之尸饔傳尸陳也禮記郊特牲云尸陳也陳也上舊有失也二字盧據詩鈔御覽所引無案失也郎矢也之訛柩之為言究也久也不復變也曲禮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曲禮注柩之為究也釋名釋喪制尸已在棺曰柩柩究也送終隨身之制皆究備也說文木部柩棺也从匚从木久聲故亦有久義變本

作章盧據曲禮疏初學記改

右論尸柩

崩薨別號至墓同何也時臣子藏其君父安厝之義貴賤同葬之爲言下藏之也所以入地何人生於陰含陽光死始入地歸所與也禮記檀弓葬也者藏也廣雅釋詁云葬藏也荀子禮論篇故葬埋敬藏其形也注葬也者藏也御覽引說題詞云葬尸下藏也人生於陰含陽充死入地所與也宋注人生陰謂胞胎中此光字疑當爲充字若字疑衍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何尊卑有差也禮記王制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三月而葬注尊者舒卑者速是尊卑之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必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愼終重喪也公羊隱三年注云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左傳隱元年亦有此語何氏所據蓋逸禮文也

右論葬

禮曰家人掌兆域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羣臣從

葬以貴賤序 周禮冢人云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注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而亦併昭穆此段舊譌盧訂正

右論兆域

合葬者何所以同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禮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 所引詩大車文也列女傳以此爲息夫人所作蓋魯詩說也檀弓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又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問於鄹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皆因時合葬明文也

右論合葬

葬於城郭外何死生別處終始異居易曰葬之中野所以絕孝子之思慕也 孟子滕文公云則舉而委之於壑注壑路旁坑壑也又離婁云卒之東郭墦閒之祭者注墦閒者郭外冢閒也是葬於城郭外也

傳曰作樂於廟不聞於墓哭泣於墓不聞

於廟所引傳語不知出何書蓋論古不墓祭之義御覽引揚其親平明出葬日中反虞不敢一日使神无依也周衰禮廢立寢于墓漢因而不改諸陵祭祀皆于宗廟及其末因寢之在墓咸往祭也夫死者骨肉歸於土神而有靈豈其守夫敗壞而繫於草莽哉所以於北方者何就陰也檀弓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禮記檀弓又云之幽之故也注北方國北方也是鬼神當幽闇故就陰也檀弓載復制云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義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注鄉其所從來也禮復者升屋北面葬於北方亦即就陰之義也孔子卒以所受魯君之璜玉葬魯城北水經注引說題詞云孔子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檀弓疏引孫毓五禮駁云孔子墓在魯城北門外西墳四方前後上下形似臥斧高八九尺御覽引續述征記孔子冢在魯城北便門外南去城十里冢塋方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步高丈二尺壇方六尺與地平也舊本多訛盧改正

右論葬北首

封樹者可以為識故檀弓曰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含文嘉曰天子墳

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

此引含文嘉文家人上疏引作春秋緯文御覽引天子上有春秋之義四字又白虎通舊本於含文嘉之上有春秋二字當是禮緯春秋緯並有其文也御覽引禮統云天子墳高三仞諸侯半之卿大夫八尺士四尺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卿大夫樹楊士樹榆尊卑差也御覽引白虎通云諸侯家樹柏士家樹槐王制疏引天子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然栗固是誤字稱檢諸書俱無庶人樹以楊柳之文說文木部欒下云禮天子樹松諸侯柏大夫欒士楊廣韻引五經通義云士之冢樹槐然則士家或槐或楊不定後人因分爲士庶人之差耳又王制日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注封謂聚土爲墳不封之不樹之又爲至卑無飾也周禮冢人以爵等爲邱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得封樹據冢人之文既有爵等明有爵者乃有封數庶人無爵故鄭氏據之知庶人無封樹也檀弓云孔子合葬於防崇四尺注云周之士制其樹數則無文是士以上始有樹也又冢人注引漢律云列侯墳高四丈闕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則漢制庶人有墳此云樹以楊柳異代制歟或以楊柳三字衍文許愼說文云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大夫欒士楊亦不言庶人所樹

右論墳墓

商城楊鐸校

句容陳立

郊祀

此下闕文並莊氏述祖補

王者所以祭天何緣事父以事天也自此至一用夏正也據北堂書鈔九十補禮記曲禮天子祭天地不言地者从可知也爵篇曰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蓺文類聚引五經通義云王者所以祭天何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以子道也故云緣事父以事天也盧云一作緣祀父以祭天祭天必以祖配何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其始祖配以賓主順天意也毛詩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禮記郊特牲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注言俱本可以配是祭天必以祖配也自內出者四句公羊宣三年傳文注云必得主人乃止者大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也五帝三王祭天一用夏正何夏正得天之數也天地交萬物通始終之正故易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鄭注易說曰三王之

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也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但郊丘之說古無定論鄭康成之義以圜丘之祭與郊爲二圜丘在冬至建子之月祀天皇大帝夏以黃帝殷周以嚳配之郊在建寅之月三代各祭其所出之帝以所出之祖配之如夏祀白帝白招拒以顓頊配之殷祀黑帝汁光紀以契配之周祀蒼帝靈威仰以稷配之禮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是也王肅之義以郊丘爲一祭並在建子之月故郊特牲疏引聖證論云王肅難鄭云郊特牲日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元以爲迎長日謂夏正也郊天日以至元以爲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爲之說又徙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元以祭法禘黃帝及嚳爲配圜丘之祀祭法言禘無圜丘之名周官圜丘不名爲禘是禘非圜丘之祭也元既以祭法禘嚳爲圜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元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案爾雅云禘大祭也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非圜丘及郊周立后稷廟而不立嚳廟故知周大尊嚳不若后稷而元說圜丘祭天祀大者仲尼當稱昔者周公禘祀嚳圜丘以配天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圜丘之文知郊則圜丘圜丘則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圜丘於郊祭泰壇象圜丘之形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此皆王肅難鄭之語彼疏又引馬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正月天子迎春是也

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爲理乎周禮曰冬至祭天於圜丘不言郊明非郊也言凡地上之丘皆可祭也無常處故不言郊但郊丘大事鄭王各有悉據禮疏引聖證論張融謹案郊與圜丘是一又引韓詩說三王各正其郊則韓詩說以夏用建寅之月郊殷用建丑之月郊周用建子之月郊與易緯之說又不同也白虎通既以三王一用夏正用乾鑿度之說當以郊與圜丘是二與鄭說同也班氏必以爲二者孔穎達禮疏申鄭云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也大宗伯云牲幣各故其器之色則祭天用蒼犢而郊特牲言郊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大司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上又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案桓五年左傳云凡祀啟蟄而郊襄七年傳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月令孟春元日祈穀於上帝注謂以上帝郊祭天也是祈穀之祭卽郊也律歷志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中今日雨水是古歷以驚蟄爲正月中氣是郊在正月也月令注又云上帝者太微五帝以三王之郊各祭所出之帝不主一神故總云太微五帝是三王之郊並用夏正也通典禮二吳孫之云啟蟄向郊郊應在立春後何修之議曰今之郊祀是報昔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歲首上帝不拘立春先後周之冬至圜丘大報天也夏正又郊以祈農事故有啟蟄之說帝日圜上自是祭天先農卽是祈穀祭昊天宜在冬至祈穀必須啟蟄也周以寅月郊故命魯以子月郊明堂位云是以魯君孟春祀

帝於郊則郊配以后稷是也公羊宣三年云春正月郊牛之口傷傳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春秋但譏其不敬不譏其於正月也然則杞宋各郊其所出之帝亦與周同用建寅之月矣夏正得天百王所同王肅之說未可信也正月辟卦爲泰彼彖傳曰天地交而萬物通故易乾鑿度又云方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所以順四時法天地之道也

祭天必在郊何天體至清故祭必於郊取其清潔也

據文選東京賦注補郊特牲云於郊故謂之郊又云兆於南郊就陽位也禮疏引孝經緯云祭帝於南郊就陽位也毛詩疏引書大傳日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也案五時迎氣祭天亦在郊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鄭云春迎青帝於東郊夏迎赤帝於南郊季夏迎黃帝亦於南郊秋迎白帝於西郊冬迎黑帝於北郊及月令四時迎氣皆在於郊是也大雩祭天亦在郊論語先進風乎舞雩禮疏引鄭注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是也九月大饗帝亦在郊大享在明堂禮疏引五經異義涫于登說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鄭氏從之又明堂月令書說明堂在近郊近郊三十里雖說所在不同其以爲在郊則一也至郊禖之祭天亦在郊月令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禖詩生民毛傳云姜嫄從帝而祠於郊禖元鳥毛傳簡狄從帝而祈於郊禖禮疏引鄭志焦喬答王權云先契之時必有自禖氏祓除之祀位在於南郊蓋以元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其禋祀乃於上帝也是郊禖亦祭天於郊也至圜丘之所在書傳無文孔穎達禮疏云應从陽位當在國南故

魏氏之有天下營委粟山爲圜丘在洛陽南二十里然則周家亦在國南但不知遠近若何然則圜丘之祭亦在郊矣是凡祭天者於皆郊祀之不獨夏正之郊天也必取潔清之義也

祭日用丁與辛何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皆可以接事昊天之日故春秋傳郊以正月上辛日尚書曰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據續漢禮儀志注及書鈔九十補類衆引五經通義云祭日以丁與辛何丁者反覆丁寧也辛者自克辛也禮記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南齊書引盧注云辛之爲言自新絜也以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者易蠱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李氏集解引子夏傳曰先甲三日者辛壬癸也後甲三日者乙丙丁也正義引鄭注云甲者造作新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欲取改過自新之義後之三日而用丁也取其丁寧之意

祭天歲一何言天至尊至質事之不敢褻瀆故因歲之陽氣始達而祭之也

據舊唐書禮儀志補玉海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云鄭元謂天有六名歲有九祭王肅謂天惟一歲有二祭靈恩謂宜從鄭與此八祭天歲一之說並不合禮疏引皇侃舊疏云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冬至圜丘一也夏正郊二也五時迎氣五也九月大享八也雩與郊禖爲祈祭不入數崔氏以雩爲常祭并爲九案太微五帝一歲不止一祭五時迎氣祭之於郊四月大雩又祭之於雩壇九月大享又祭之於明堂而夏正又各祭所出之

帝則此所謂祭天歲一者蓋謂天皇大帝疏引春秋緯曰紫微宮爲大帝又曰北極耀魄寶是也蓋太微五帝主五時生育之功爲民祈報故祭之者多禮記禮器云享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並是也而天皇大帝於人無功徒以尊極清虛之體故惟於日至之日祭之歲惟一祭也

祭天作樂者何爲降神也

據書鈔九十補周禮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又云凡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二者不同鄭注於圜鍾爲宮注下云天神北辰也於奏黃鍾以下注曰天神謂五帝引孝經說曰祭天南郊就陽位也是郊丘之樂各不同也大司樂又云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注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而祭之是樂所以降神也禮疏引皇侃舊疏云祭日之旦王立丘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於丘上升壇以降其神故韓詩說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次乃奏圜鍾之樂六變以降其神天皇之神既尊故有再降之禮次則埽地而正祭然則祭五帝之神亦有再降之禮也但不奏黃鍾以下之樂耳此禮疏所載熊安生之說謂四時迎氣及諸神小祀等並有降神之樂則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也是也若皇氏之說則以郊祭卽無降神之樂既無明文未知孰是故兩存焉

周官祭天后夫人不與者以其婦人無外事

據內

司服疏補案宗廟之祭必夫婦親之禮運疏引三禮義宗天子諸侯大袷之祭並有后夫人酌齊之禮而周禮於祭天無后夫人之禮故知后夫人不與也其亞獻則宗伯行之以宗伯禮官其職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贊而薦徹豆籩故也禮疏載皇侃舊疏云鄭注周禮云大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則圜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也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醍齊以獻是爲二獻也王進爵之時皆奏樂但不皆六變次薦孰王酌盎齊以獻是爲三獻也宗伯次酌醍齊以獻是爲四獻也次尸食之訖王酌朝踐之泛齊是爲五獻也又次宗伯酌饋食之醍齊以獻是爲六獻也次諸臣爲賓長酌泛齊以獻是爲七獻也以外皆加爵非正獻之數其尸酢王以清酒酢宗伯以昔酒酢諸臣以事酒其祭感生之帝則當與宗廟禘祭同唯有四齊無泛齊又無降神之樂唯燔柴升煙一降神而已王朝踐獻以醴齊宗伯亞獻以盎齊次饋孰王獻以醍齊宗伯又獻以沈齊尸食訖王獻以朝踐之醴齊宗伯獻以饋孰之沈齊諸臣爲賓長亦獻以沈齊不入正數其五時迎氣與宗廟時祭同其燔柴以降神及獻尸與祭感生帝同但二齊醴盎而已諸臣終獻以終盎齊也案諸侯祭社稷無祭天之禮自應夫人不與而云之者此蓋謂二王之後各祭所出之帝及會以建子之月郊天夫人亦不與也諸侯無六卿以司馬攝宗伯之職則贊公獻爵者當司馬也後魏道武帝二年親祠上帝於南郊后率六宮及女巫皆預當時仍用夷禮用事者無通儒碩士故舊章多違焉至唐中宗景龍三年親祠南郊祝欽明郭山惲等

諂悅中宮引祭統夫祭必夫婦親之安傳聖經以皇后爲亞獻其時有唐紹之議不能用唐之禮臣不可問矣又考如崔義則祭天有尸矣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祭天有尸謹案魯郊祀延帝尸從左氏說案晉語晉祀夏郊董伯爲尸又禮疏引石渠論周公祭天太公爲尸則有尸明矣

宗廟

王者所以立宗廟何曰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遠之緣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故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養繼孝也自此至居也據桓二年左傳正義書鈔八十七御覽五百三十一補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毛詩疏引孝經鄭注云宗尊也廟貌也親雖亡歿事之若生若立宮室四時祭之若見鬼神之容貌貌室御覽作屋亦謂之寢釋名釋宮室云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寢寢也所寢息也御覽引王嬰古今通論曰周曰宗廟尊其生存之貌亦不死之也祭宗廟所以禘祫何尊人君貴功德廣孝道也位尊德盛所及彌遠自此至合食於太祖也據藝文類聚三十八書鈔九十御覽五百二十八補謂之禘祫何禘

之爲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也陳氏壽祺五經異義疏證云禘祫之義先儒聚訟漢書韋元成傳劉歆以爲大禘則終王御覽禮引異義春秋左氏說禘及郊宗石室通典載晉博士徐禪議引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愼舊說曰終禘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通與又引袁準虞喜說同圏人琥引賈服以爲三年喪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此以歲祫終禘爲一說也通典引賈逵劉歆曰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王制正義云左氏說及杜元凱皆曰以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專無祫文然則祫卽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通典引王肅曰曾子問脊祫於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臣以爲禘祫殷祭羣主皆合擧祫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言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成禮也禘祫大祭獨言禘則祫亦可知矣王制正義載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于莊公禘者禘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位又引禘于太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詞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其祖所以禘歆賈逵鄭衆馬融等皆以爲然此以禘祫爲一禘又是天下之祭又一說也御覽引白虎通曰禘之爲諸也序昭穆禘父子也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藏燾傳引白虎通曰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體之君持其統而不絕也此以禘祫分二祭而皆及遷廟此又一說也漢張純傳建武二十五年純奏

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續漢志引此下云父爲昭南嚮子爲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从王父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衆飲食也此以禘祫分三年五年而祫則止及毀廟禘則總陳昭穆又一說也通典引王肅議云漢光武時言祭禮以禘者毀朝之主皆合於太祖祫者惟未毀之主合而已矣此以禘及毀廟祫惟存廟又一說也毛詩閟宮正義引禘祫志曰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此又一說也公羊文二年傳五年而再殷祭何云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閔二年吉禘於莊公何云禮禘祫從先君數三年喪畢遭祫則祫遭禘則禘此以禘及功臣而喪畢禘祫先後無定又一說也通典引徐邈曰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中分每三十月殷也邈又曰五年再殷象再閏無取三年喪也祫三時皆可者喪終則吉而祫終服無常故祫隨所遇惟春不祫故曰特礿非殷事常也邈以前二後三二祭相去各三十月然禘在祫前則是三年而禘祫在禘後則是五年而祫故楊氏穀梁疏云禘既三年祫則五年此又一說也穀梁疏云或以爲禘祫同三年但禘在夏祫在秋此又一說也衆說不同今以鄭學爲折衷案公羊文二年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何注禘者諦也審諦昭穆庶所遺失言昭穆則容有毀廟主矣通典引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廟然則白虎通用公羊春秋及詩韓說也陳氏以公羊與白虎通分為二說異矣

三年一禘

此據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十七年太常議所引補莊氏未引王制正義引左氏說禘為三年大祭在太祖之廟鬯人疏引賈服以為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案禮儀志所載五經通義五經異義何休春秋賀循議並與白虎通同則所據者今古文春秋說也初學記引許慎謹案三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陳氏壽祺疑此文有謂脫當作三歲一祫五歲一禘此周禮也三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是也若鄭氏之義則不然長發正義引鄭駁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此禮稽命徵文雖自周以前亦五歲一禘也許慎說文示部禘字下云周禮曰五歲一禘祫字下云周禮曰三歲一祫案叔重所引周禮者不一禾部秅字引周禮二百四十斛為秉四秉為筥十筥為稷十稷為秅四百秉為一秅異義稱周禮有郊宗石室田稅第一又稱周禮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斛釜米十六斗不盡出周禮六篇文是當時周禮家說言周禮則夏殷之禮不同可知矣

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后稷為始與文王為太祖武王為太宗

首一句據王制正義補王制下三句據舊唐書禮儀志補禮記王制云天子七

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鄭元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正義案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鈞命決曰唐虞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爲說也若王肅則以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案漢書韋元成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元成等奏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疎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有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文武之功皆當親盡而毀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太上皇孝惠文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後匡衡爲丞相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祫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

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莫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爲後則子子祭于孫止尊祖廢父之義也哀帝即位光祿勲彭宣膺事禰自博士左成等議以爲繼禰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享也然則西漢諸儒之立異者特以特廟有毀有不毀爾其以周制光漢制以爲天子七廟爲四親廟及太祖及二祧則一也若劉故等之義則不然永光五年太僕王舜中壘祓廟劉歆議曰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豫爲設數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云云然則歆雖建親廟有六之議要未以自周以前皆然也君王制疏引聖證論王肅難鄭則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報粲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

廟制篇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五廟大夫立三廟又曰遠廟為祧有二祧為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為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遷經正文鄭又曰先公之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主藏于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焉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則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武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滅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廟七尸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又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天子七廟尹更始說據周也漢書韋元成等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始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案周禮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制云七廟无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為本穀梁小記為枝葉韋元成石渠論白虎通為證驗元說為長隋禮儀志大業元年許善心褚亮等議曰案王肅以為天子七廟是通百代之言又據王制之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降二為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并太祖而七周有文武姜嫄合為十廟漢諸帝之廟各主無迭毀之義至元帝時貢禹匡衡之徒始建其禮以高帝為太祖而立四親廟是為五廟唯劉歆以為天子

七廟諸侯五降殺以兩七者其正法宗不在數內有功德則宗之光武即位建高廟于洛陽乃立南頓君以上四廟就祖宗祠爲七至魏初高堂隆爲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猶在四親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代至景初間乃依王肅更立五世六世祖晉武受禪博議宗祀自文帝以上六世祖征西府君而宣帝亦序于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也江左中興賀循知禮至於寢廟之儀皆依魏晉舊事宋武帝初受晉命爲王依諸侯立親廟四即位之後增祠五世六世祖降及齊梁守而弗革加崇迭毀禮無違舊云云然則自漢以前皆同鄭義蓋當世方經諸儒株守師訓故雖劉歆之難弗能違也故魏初猶遵鄭學王肅雅好與鄭立難又爲晉武之外族故魏晉以下一用王說尚宋齊梁陳師儒歧尚遂相沿不革然北人猶鄭務何實學故魏書禮志王延業議曰案王制云諸侯祭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又小記云王者立四廟鄭云高祖已下與始祖而五明立廟之正以親爲限不過于四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鄭云實四廟而言五廟者容高祖爲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若在四世之外正位太祖乃德儒五廟之孫此先儒精義當今顯證也云云是北朝禮生猶守鄭說也

禘祫及遷廟何以其能世世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由親及遠不忘先祖也

據宋藏蕭傳及書紗九十補　公羊文二年傳大祫者何毀廟之主皆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註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然則禘祫皆及遷廟但祫則並祀

于太祖禘則先公之主祀于後稷廟昭之遷主祭于武廟穆之遷主祭于文廟爲異耳

宗廟所以歲四祭何春曰祠者物微故祠名之夏曰禴者麥熟進之秋曰嘗者新穀熟嘗之冬曰烝者烝之爲言衆也冬之物成者衆

據御覽五百二十六禘文選東京賦于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蒸蒸之心感物增思薛注感物謂感四時之物卽春韭卵夏麥魚秋黍豚冬稻雁孝子感此新物則思祭先祖也案此與釋天名同皆論周制也春官大宗伯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繁露四祭篇云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所生孰而祭其先祖父毋也故春日祠夏曰禴秋日嘗冬曰烝其夏殷之制則春禴夏禘秋嘗冬烝王制所說是也詩疏引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祫爲大祭于夏于秋于冬周公制禮乃改夏曰禴禘文爲大祭祭義注同以禘爲殷祭更名春曰祠是也其四祭所取義祠爲物微故祠名之者說文示部云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音義引孫炎雅詁云祠食也何休公羊注云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也禴爲麥熟進之者何注公羊夏薦尚麥魚始熟可汋故曰禴以月令孟夏農乃登麥先薦寢廟也禮疏引孫炎云禴者新菜可礿郭注同則讀禴爲瀹矣易旣濟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本作禴故訓爲夏祭王本作瀹故以爲薄祭也嘗爲新穀熟嘗之者詩疏引孫炎云嘗嘗新穀

郭注同。何休云：嘗者先祠也，秋穀熟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也。烝之爲言衆者，何休云：烝，衆皃，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禮疏引孫炎說作烝，進也，進品物也。**禮王制曰：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繁露祭義篇云：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机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春之所始生也；尊實，麷也，夏之所受長也；机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敦實，稻也，冬之所畢熟也。王制以此爲庶人之禮，鄭注：庶人無常牲，取與新時物相宜而已。案天子至士所祭之時月不同，鄭注王制以有田之大夫祭以首時，薦以仲月。鄭意以天子諸侯祭以孟月，薦不限孟仲季，侯王禮尊，物熟焉薦之。有地大夫則薦以仲月，無田大夫當薦亦以孟月也。服虔之意則不然，禮疏引桓五年服注云：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又引昭元年服注云：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服意蓋以諸侯不祭天者，則祭以孟月也。禮疏又引南師解云：祭以首時者，謂大夫士也，若得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禘祫祭亦用孟月，其餘諸侯不得祭天者，大祭及時祭皆用孟月，則南師宗服說也。桓八年正月己卯烝，杜注：此夏之仲月，非爲過時而書者，爲下五月再烝見瀆也。則杜與服說合。案桓五年傳云：始殺而嘗，閉蟄而烝。疏引服注：始殺謂孟秋，杜注：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則烝嘗皆在夏時之孟月。又公羊何休注：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周之十二月，夏之孟月，是天子諸侯皆以孟月祭可知。通典禮九：魏初高堂隆云：按舊

與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牲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雁可也是亦用鄭說也故本疏引衛湜逢潔以難社而秦道靜釋之曰案周禮四時之祭皆以四仲之月不知周禮四仲之祭乃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彌會經文以合社薦耳鄭又知侯王之薦不限孟仲季皆以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而後食如二月獻蒸四月以魚嘗麥七月登穀八月嘗麻九月嘗稻十二月嘗魚之類是也

諸侯以月旦告朔于廟何緣生以事死故國君月朔朝宗廟存神受政也據御覽五百三十八補公羊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傳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為不告朔天無是月也何注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中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于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玉藻注義引五經異義曰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然則此以告朔朝廟為一用公羊說也若左氏之義則分為二禮左傳文六年正義云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月而為之也三朝記虞戴德云天子告朔于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也洪氏頤煊釋曰玉藻曰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凡聽朝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然後頒于諸侯

祭所以有主者何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係心焉據曲禮正義類聚三十八書鈔八十

七補案此公羊說也禮疏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以主繫心通典引義異亦云主者神象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事之是也

論語云哀公問主于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松者所以自竦動殷人以柏柏者所以自迫促周人以栗栗者所以自戰慄亦不相襲

自此至敬也據曲禮正義書鈔八十七通典禮八補案所引論語者齊論語也左傳文二年正義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社爲木主者古論不行于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張包周並習魯論是所用者魯論也公羊文二年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何注期年練祭埋虞主于兩楹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義也栗猶戰慄敬謹貌主天正之義也與此惟訓松字小異當亦本之公羊家說也祭法正義引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古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以松爲主之事君許謹案从周禮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氏無駮與許義同案周禮說專言周制公羊說並明三代之禮夏之練主以松殷之練主以柏周之練主以栗與禮說本無異義也

所以用木爲之者何本有終始又與人相似也蓋題之以爲記欲令後可知也方尺

或曰長尺二寸孝子入宗廟之中雖見木主亦當盡敬也通典引五經異義初學記引五經要義並云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尺諸侯長尺皆刻諡于其背公羊文二年注亦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說同許慎雷次宗本疏以爲皆孝經說文又衛覽引禮記外傳廟主用木者木落歸本有始終之義注人之生也無不死木生于亥又落于亥是歸本也又云天子廟主長尺二寸諸侯一尺四向孔穴午達相通然則此云方尺者諸侯之制或曰長尺二寸者天子之制當亦據孝經之說或他書引白虎通有説文焉祭法正義案漢儀高帝廟主九寸前方後員圖一尺后主七寸穀梁文二年傳疏陳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其長短又異于此矣續漢志注引衛宏漢舊儀以八寸爲虞主下言皇后主長七寸高皇帝主長九寸者廟主與漢儀說同也案漢之九寸與周之尺二寸合王制云古者周尺八寸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王制作于漢文時則周尺當漢尺正得十分之八然則周尺尺二寸當漢尺九寸六分舉大數故止言九寸也若大夫士則無主通典引異義曰或曰卿大夫士有主否答曰案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招穆故无主大夫束帛依廟士結茅爲蒧許慎據春秋左氏傳衛孔悝反祏于西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御覽又引許氏云謹案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氏俗祠有石主左傳哀十六年正義引鄭駮云大

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耳是許鄭皆以大夫士無主祭法鄭注亦云惟天子諸侯有主通典引鄭志張逸問衞孔悝之反祏有主者何謂也答云禮大夫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魏志清河王澤奏禮云重生道也此爲埋重則有主矣故王肅云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祏載之左使讀食設主著于逸禮又引公羊傳攝主而往爲大夫士有主之證其說本之徐邈案檀弓自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其實大夫士則既虞埋重之後則束帛結茅以代主但不用木耳其安神之義則同焉故亦得總謂之主公羊之攝主與曾子問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之攝主同故何法云主謂已主祭者臣聞君之喪義不可以不卽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廢祭者古禮也古有分土無分民大夫不世已父未必爲今君臣也是也**所以虞而立主何孝子既葬日中反虞念親已沒棺柩已去悵然失望彷徨哀痛故設桑主以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也所以用桑練主用栗**據御覽五百三十一補御覽引禮記外傳人君既葬之後日中虞祭卽作木主以存神葬後孝子心目無所覩故用以主其神此案春秋今文說也檀弓正義引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虞而作主曲禮正義引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者

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于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記同然則左傳言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公羊言虞已有主是此用公羊說也其實大同小異鄭注檀弓重主道也引公羊傳注曲禮措之廟立之主引左氏傳孔穎達云鄭君以二義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也案御覽引五經要義云主者神象也凡虞主用桑桑猶喪也喪禮取其名練主用栗栗者敬也祭禮取其恭何休注文二年傳云禮士虞記日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意粗未暇別也穀梁傳月立主喪主于虞吉主于練是虞已立主可知也御覽引此作所以用桑者始與神相接三王俱以桑較爲詳備

主祏納之西壁

據左傳昭十八年正義禘穀梁文二年疏引納作藏案此公羊說也通典禮八引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陳氏壽祺云當木五經異義案通典魏代或問高堂隆日昔受訓云馮君八萬言章句說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于太祖太室北壁之中案逸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答日章句但言藏太祖壁中不言堂室愚意以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也考隸續嚴訢碑治嚴氏春秋馮君章句則或所據者公羊說也文二年何注云期年練祭埋虞主于兩階之間然則公羊先師以正主藏于西壁遷主藏于北壁虞主埋于兩階之間易用栗也故檀弓正義引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于兩楹之間一說埋之于廟北墉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

明文鄭駁之云按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出則重倚于道左柩將入于廟則重止于門西虞主與神相隨禮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奏虞主于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于道左續漢志引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牖下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埳中望虞決疑云廟主蓋藏于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笥以盛主則漢時廟主猶藏之西壁也以西者長老之處地道尊右鬼神幽陰故也左氏之義則以廟主皆藏之北壁不分正主與遷主故莊十四年左傳正義云宗祏者慮有非常火災于廟之北壁內為石室以藏木主故御覽引異義申左氏說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是也通典引五經要義云虞主埋之廟北牖下北方无事虞主亦無事也則又以虞主埋于北牖下與遷廟主所藏同處卽檀弓正義所引異義一說是也案曾子問天子諸侯出以遷廟主行反必釋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則又以遷主埋於兩階間矣

祭所以有尸者何鬼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升自阼階仰視榱桷俯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虛無寂寞思慕哀傷無可寫泄故座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尸醉若神之醉矣詩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據通典禮八補曾子曰王者祭宗廟

以卿爲尸射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何避嫌也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爲尸此據詩既醉正義補通典禮八天子宗廟之祭以公卿大夫孫行者爲尸一說天子不以公爲尸諸侯不以卿爲尸爲其大尊嫌敵君故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蓋禮家異說卽就曾子問義而推之也詩既醉云公尸嘉告傳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然則諸侯以大夫可知矣故周禮朝士掌朝儀孤卿大夫皆東西向獨屈三公于北面亦以避嫌也周公祭太山周召公爲尸亦據詩既醉疏補曲禮疏引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意此謂祭天地山川或得用三公爲尸也

朝聘

所以制朝聘之禮何以尊君父重孝道也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欲全臣子之恩一統尊君故必朝聘也大戴記朝事云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聘者問也緣臣子欲知其君父無恙又當奉土地所生珍物以助祭是以皆得行聘問之禮也公羊隱七年注聘者問也鄭氏聘禮目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于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禮記曲禮諸侯使大夫問于諸侯曰聘公羊隱十一年大夫來

曰聘是諸侯使人問天子問諸侯皆曰聘也禮三朝記虞戴
德云諸侯內貢于天子率名毀地實也是以不至必誅穀梁
傳曰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謂之朝何朝者見也五年一朝備文
德而明禮義也因用朝時見故謂之朝言諸侯當時朝于天
子初學記引說題詞云諸侯執政尊卑有序各來朝講文德
明禮義讓天下法制四方受度禮記王制云諸侯之于天
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白虎通說本此而
禮家多用春秋家言各異禮疏引鄭駁異義云公羊說比年
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爲文襄之制錄王制者記
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左傳昭三年子太叔曰文襄
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鄭注王制據以爲說云
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
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朝用何月皆以夏之孟四月因留助祭
公羊桓元年傳諸侯時朝于天子何注云時朝者順四時而
朝也緣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暮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
得自專朝政故卽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二年使上卿大夫聘
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
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
輩輩主一時孝經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是也王制疏
引異義公羊說諸侯四時皆于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
行禮卒而相逢于路曰遇古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

冬曰遇謹案禮有覲禮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其朝覲宗遇之禮从周禮說鄭駮之云此皆有似不爲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朝通名是此及鄭氏皆宗公羊也

朝禮奈何諸侯將至京師使人通命于天子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之五十里之郊矣覲禮經曰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尚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于四方諸侯來朝迎于

郊桓元年公羊注云宿者先誠之詞古者天子邦圻千里遠郊五百里諸侯至遠郊不敢便入必先告至由如他國至竟而假途也皆所以防未然謹事上之敬也王者以諸侯遠來朝亦知殷勤之禮以接之爲告至之類當有所往止故賜邑于遠郊案何氏言不敢便人必先告至郎此所謂將至京師使人通命于天子也何氏謂王者以諸侯遠來朝亦加殷勤之禮以接之郎此所云使大夫太子迎之之禮也覲禮注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周禮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圻則郊勞者行人也此引覲禮經以證天子使大夫迎之制則以覲禮之郊爲百里之遠郊與鄭不同矣賈公彥引書大傳太子出迎之文以爲此異代之制又引孝經鄭注天子使世子郊迎皆異代法非周制也案此明引書大傳則今文家說邠風疏引書傳畧說云天子之子年十八曰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是也御覽引書傳又云于郊

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地土所生美珍恠異
山川之所有無父在時皆知之鄭注孟迎也十八嚮大學爲
成人博問庶事唐冊太子文云盡謙恭于齒胄審方俗于郊
迎盡皆用今文說也古文家以孟侯即康叔漢書地理志周
公封弟康叔號曰孟侯師古注孟長也言爲諸侯之長史記
言成王在緜祿周公攝政則不得有年十八郊迎之事史公
从古文是古文不以孟侯爲成王也太子郊迎既爲異代之
制而成王得稱孟侯者以周禮定于成王即政之後故周官
不載太子郊迎之禮攝
政之時猶因殷禮也

諸侯來朝天子親與之合瑞信者何

正君臣重法度也覲禮經曰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

尚書曰輯五瑞

御覽引書大傳云古圭冒者天子所以與諸
侯爲瑞也諸侯執所受圭以朝天子瑞也者
屬也無過行者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
者復其圭三年圭不復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
年圭不復而地畢削即天子與諸侯合瑞信之制也王制曰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是
正君臣重法度也覲禮云天子曰伯父其入予一人嘉之侯
氏入門右坐奠圭又曰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又云
侯氏升致命王撫玉此雖覲禮同爲朝天子之制故得取以
爲證也所引尚書者堯典文周禮大宗伯以王作六瑞以質
邦國是天子諸侯所執以爲瑞也五帝本紀漢郊祀志並作
揖五瑞史記集解引馬本亦作揖注云揖歛也五瑞公侯伯

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親往班之鄭注檀弓亦云輯斂也揖輯字通

諸侯相朝聘何爲相尊敬也故諸侯朝聘天子無恙法度得無變更所以考禮正刑壹德以尊天子也

鄭氏三禮目錄云大曰聘問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於五禮屬賓禮大行人注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于殷朝者及而相聘焉襄元年左傳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又昭九年左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周禮司儀云諸侯相爲賓是諸侯相朝聘也禮三朝記小辨云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以尊事天子故禮記王制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穀梁隱十一年傳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攷禮修德以尊天子也

公執玉取其暢達也卿執羔取其跪乳有禮也書曰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

禮記曲禮凡贄天子鬯諸侯圭卿羔案玉無暢達之義當是天子執鬯取其暢達也公執玉以下有闕文有禮也以下當並載大夫執雁士執雉之義義具上瑞贄篇所引書曰者古文尚書堯典也今文尚書大傳五玉作五樂史記本紀作五玉與此所引同也公羊隱八年疏引鄭注云五玉瑞節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曰纁二生一死

贄者羔雁生也卿大夫所執一死雉也士所執史記注引馬注惟以三帛三孤所執爲異案大宗伯孤執皮帛自是周禮虞夏未必有三孤之職也

至正月朔日乃執而朝賀其君朝賀以正月何歲首靈氣改新欲長相保重本正始也故羣臣執贄而朝賀其君自此以上皆據類聚三十九書鈔八十一初學記十四御覽五百三十八補襄二十九年公羊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注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注鹽鐵論云正月存君在楚續漢禮儀志注引決疑要注曰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漢魏儀制正旦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是其遺也

朝禮奈何君出居內門之外天子揖諸侯持揖卿大夫膝下至地天子特揖三公面揖卿略揖大夫士所以不拜何爲其居尊也此脫今據御覽五百四十三補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爾雅釋宮門屏之間謂之宁曲禮疏引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謂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宁立是君出居內門之外也持揖疑特揖之譌案司儀載合諸侯之制云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又司士職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揖俱與此異此蓋有譌脫此之面揖即周官之旅揖此之略揖即周官之旁揖也膝下至地自

是臣見君之禮也

貢士

諸侯三年一貢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據書鈔七十九補此今文書說也王海引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于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三朝記虞戴德云以其教士畢行是也禮記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歲獻貢士于天子注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蓋用書傳文也

諸侯所以貢士于天子者進賢勸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貴義也自此至故聘之也據書鈔七十九初學記二十御覽六百三十二補勸善一作觀善一作稱善聘求一作射求貴義一作貪義一作天子聘取之者求賢之義也儀禮集解引書大傳云禮諸侯三年一貢士于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為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又云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又云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是皆進賢勸善之意也潛夫論考績云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載適謂之尚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載則黜地三則爵土俱畢故通典選舉漢元朔元年有司奏請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

黜爵削地畢矣蓋漢時詔天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即古貢士之遺法也故董仲舒傳對曰請令諸侯列卿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衞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是進賢勸善之義也

治國之道本在得賢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故月令季春之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貢者復有聘者何以爲諸侯貢士庸才者貢其身盛德者貢其名及其幽隱諸侯所遺失天子之所昭故聘之也見禮月令季春紀正義引蔡注云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純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賢者名士之次亦隱者也名士優者加束帛賢者禮之而已是卽及其幽隱之意也然則聘者所以補貢所不及者也

車旂

路者何謂也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自此至飾車據類聚七十一補爾雅釋詁路大也舍人注路君車之大也詩遵大路云遵大路兮傳路道也雖

騷經既遵道而得路注路正也是路兼大道正三訓也**路者君車也**覲禮路先設注路謂車也凡君所乘曰路文選東京賦龍路充庭薛注路天子之車也釋名釋車天子所乘曰路詩韓奕乘馬路車箋人君之車曰路車也**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軒車士飾車**公羊昭二十五年注禮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疏以爲顧命文案今顧命無此語蓋亦逸禮文也禮記樂記云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文選東京賦天子乃撫玉路是天子乘大路也故周禮巾車玉路不以封諸侯惟魯君得有大路以成王封魯等二王之後也禮記明堂位云魯君乘大路是也巾車金路同姓以封象路異姓以封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其孤卿以下則用路車知諸侯用路車也對文則路爲諸侯之車散亦通故詩采薇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是也左氏閔二年傳鶴有乘軒者注軒大夫車疏引服注車有藩曰軒御覽引通俗文後重曰軒則軒車蓋如軒懸軒城之類故哀十五年傳服冕乘軒僖二十八年傳而乘軒者三百人也書大傳不得乘朱軒皆謂大夫車也士飾車者公羊疏引書傳曰士乘飾車兩馬庶人單馬木車是也**玉路大路也**據隋禮儀志補書顧命大輅在賓階面周禮疏引鄭注大路玉路大戴朝事云乘大路建太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周禮巾車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是玉路即大路也**名車爲輅者言所以步之于路也**據文選四子講德論注補又御覽引異義云大路左

氏義以爲行於道路故以路名之釋名釋器云路亦車也謂之路者言所以步之于路也

車所以立乘者何制車以步故立乘

自此至鸞設衡者也據續漢輿服志注類聚七十二御覽七百七十二補禮記曲禮婦人不立乘注異于男子制車以步亦未明蓋謂制車以代步也

車中不內顧何仰即觀天俯即察地前聞和鸞之聲旁見四方之運此車教之道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

禮記曲禮云顧不過轂注爲掩在後也又大戴保傅云古之爲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天子車教之道也所引論語者鄉黨文集解引包咸云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軶傍視不過輢轂釋文車中不內顧魯讀車中內顧則魯論無不字有者或古論語也漢書成帝紀贊言成帝善修容升車正立不內顧與此同也包氏愼言論語古訓研云夫君人者黈纊塞耳車中不內顧薛注內顧不外視臣不之私也依薛氏此注不字宜衍平子蓋用魯論也李善既用薛綜而反引今魯論車中不內顧又引崔駰車左銘王立執綏車中不顧之語則與薛說全相反風俗通過譽云升車必正立執綏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亦魯論說今本亦多不字又云集解經用古論語而注仍取魯論包鴻臚說殊失于分辨矣

所以有和鸞者何以正威儀節

行舒疾也大戴保傳云行中鸞和步中采茨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鸞者在衡和者在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其聲鳴曰和敬舒則不鳴疾則夫音明得其和也故詩云和鸞雍雍萬福攸同脅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此用詩韓魯說禮戴說也大戴保傳云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禮記經解注引韓內傳云鸞在衡和在軾是也毛詩蓼蕭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左傳錫鸞和鈴史記注引服注以爲鸞在鑣和在衡則毛詩說春秋左氏說皆以鸞在鑣毛詩疏引異義載禮戴氏詩毛氏二說謹案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又續漢志引許愼說云詩曰八鸞鎗鎗則一馬二鸞也又曰軺車鸞鑣知非衡也則許氏用毛氏說故于文金部鑾字下云人君乘馬四馬鑣八鑾鑾旂彖鸞鳥之聲說文多從古文說也鄭氏于王藻經解周禮大馭注皆用今文說以鸞在衡故詩驅鐵箋云置鸞于鑣以爲兵車異于乘車也至蓼蕭之和鸞亦乘車也而箋又不破毛傳鸞在鑣之說于商頌烈祖箋則又以鸞在鑣是鄭于此二詩從主古文故鄭于異義亦不駁也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據覲禮疏補今禮記無此文蓋亦逸禮也易乾彖傳云時乘六龍以御天詩疏引易孟京說以爲天子駕六公羊疏引異義公

羊說引易經云時乘六龍以馭天也知天子駕六此蓋明今經家說故與春秋公羊易孟京說故以爲天子乘龍也周禮巾車云王建太常以祀又云建大旂以賓又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是載大旂象日月升龍也天子有升有降上得兼下且取下賢之義同姓諸侯得建龍旂但不得有升龍亦知天子袞冕升降俱有三公袞冕則止有降龍無升龍所以明下不得僭上也諸侯不得建太常惟魯以大功得同二王後用天子之禮故禮記郊特牲說魯祀天云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也

田獵

王者諸侯所以田獵者何爲田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自此至冬日狩據左傳隱五年疏御覽八百三十二補 公羊桓四年注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亦防武備又以爲田除害也故續漢志引蔡邕月令章句寄戎事之敎于田獵武事不空設必有以誠故寄敎于田獵閑肄五兵焉

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桓四年穀梁注取獸于田左傳隱五年周禮大司馬並以春田名蒐與此異

夏謂之苗何擇去其懷任者也周禮大司馬遂以苗

田注夏田爲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也爾雅釋天夏獵爲苗左傳疏引孫炎注與鄭注周官同郭氏謂爲苗除害也案四時之田皆爲田除害何必專爲夏獵之名也

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公羊桓四年注蒐簡擇也簡擇幼稚取其大者穀梁注蒐擇之舍小取大

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大司馬注言守取之無所擇也國語周語云狩于畢注狩圍守而取之爾雅釋天冬獵爲狩詩疏引李注圍守取之無所釋也

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春秋穀梁傳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公羊桓四年注田者蒐狩之總名古者肉食衣皮服捕禽獸故謂之田易曰結繩網以田魚以四時之田皆爲佃取禽獸故總名爲田又兼爲田除害之意也所引穀梁傳桓四年文案公羊無夏田之制彼注云夏不田者春秋制也以爲飛鳥未去于巢走獸不離于穴恐傷害于幼穉故于苑囿中取之故禮疏引何休廢疾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于義爲短鄭釋之云四時皆田殷周之禮詩云之子于苗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若所欲改則陰書于識緯以傳後世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識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不足以繼穀梁也按禮記王制云則歲三田注謂夏不田也蓋夏時然則夏時不田者夏制孔子作春秋欲垂爲後王法古變周從古也此用穀梁家說故依而釋之也

王者祭宗廟親

自取禽者何尊重先祖必欲自射加功力也

自此至制也據書鈔八十九御覽五百二十六補穀梁桓四年傳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又周語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此謂祭射所用大牲王侯必親刲詳見祭統諸篇其禽物亦必親取故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又穀梁桓四年傳曰四時之田用三焉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公羊注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于右髃中心死疾鮮潔故乾而豆之中薦于宗廟也韓詩內傳羣小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於魯給門也

禽者何鳥獸之總名明為人所禽制也

爾疋釋鳥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是別而言之飛者曰鳥走者曰獸曲禮疏云禽者擒也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之獸者守也言其力多不易可禽先須圍守是也散則禽獸通稱考工記梓人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是羽者亦稱獸也易比王用三驅失前禽說文禽走獸總名也月令命主祠祭禽于四方大司馬小禽私之未必專指羽鳥也是走獸亦得通謂之禽也禽獸本可通稱曲禮疏謂鳥不可曰獸非也水畜亦謂之禽國語魯語使水虞登川禽韋注鱉蟹之屬是也

王者不親取魚

據詩潛正義補左傳隱五年公矢魚于棠臧僖伯諫曰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又云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是諸侯且不得

親取魚則王者不親可知矣禮記月令季冬乃命漁師始漁周禮漁師云掌以時漁春獻王鮪國語魯語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講罛罶取名魚禮記月令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明薦廟始親行也蓋王者田獵必躬親之本為講武治兵若親自取魚嫌與下民爭利也

囿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

自此至囿草據周禮閽人疏補詩大雅靈臺云王在靈囿毛傳云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毛傳舉天子百里以證靈囿則文王之囿百里而孟子梁惠王下云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者考揚雄羽獵賦云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袁宏後漢紀樂松云宣王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文王百里民以為小唐陸贄奏罷瓊林痺狀云周文王之囿百里時患尚小齊宣王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然則文王囿百里古有此說蓋先秦之世說者不一故七十里百里不同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案袁范漢書皆言文王囿百里宣王囿五十里楊疏引毛傳諸侯三十里三即五字之訛古本孟子蓋作文王之囿方百里寡人之囿方五十里故毛公據之以分天子諸侯之制疑唐人所見孟子己作七十故孔氏楊氏疏李賢漢書注引孟子並作七十里也案孟子宣王自言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正是大國諸侯之制故毛傳定為諸侯四十里楊氏引作三十里自是四字之誤臧氏乃據樂松之語改楊氏三字為五并改毛傳孔疏之本亦作五十里果何據定為五十里與樂松作五十里者亦約言之耳王楙野客叢書云僕觀世說舉樂松之語

曰齊五十里乃知非五里也史文千五字下脫一十字蓋七
十里近于百里四十里近于五十里樂松舉其大綱耳王氏
之說是也閻氏若璩釋地云從來說者皆以文王七十里之
圖爲疑三輔黃圖云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王伯厚以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注于下余謂今鄠縣東三十里正漢地
里志所謂文王作豐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
州膏腴者文王當日弛以與民恣其芻徵以往但有物以蕃
界之遂名之日囿云爾誠如是說則文王卽百里七十里亦
未可實定其地域之數也齊爲大國既四十里則次國小國
地既狹小則其囿亦宜差降故班氏定爲次國三十小國二
十也公羊成十八年傳注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
里子男五里疏以爲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今孟子無其文或
孟子外篇語也其說與白虎通及諸書又不同蓋以天子方
千里故以百里爲囿公侯地方百里故以十里爲囿伯七十
里故以七里爲囿子男五十里故以五里爲囿或據夏制言
也焦氏循孟子正義云意者公羊傳注所指爲離宮毛詩傳
白虎通所指爲
御苑義或然也

苑囿所以在東方何苑囿養萬物者也東方

物所以生也

一作苑囿在東方所以然者何非也說文艸部
云苑所以養禽獸也口部云囿苑有垣也一日
禽獸曰囿淮南子本經訓云侈苑囿之大高注有牆曰苑無
牆曰囿一切經音義引呂忱字林同呂覽重己篇高注蓄禽
獸所大曰苑小曰囿二注同出高誘之手當云大曰囿小曰
苑以大故無牆小故有牆也說文言苑有垣明囿無垣互文

以見義也天官閽人囿游亦如之注囿御苑也游離宮也地官囿人注囿今之苑又云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養鳥獸以宴樂觀之然則苑囿對文異散則通也東方所以生者禮記鄉飲酒義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

詩云東有圃草

文選注引韓詩云東有圃草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艸也則此所用者韓詩說也後漢書注引韓詩作東有圃艸義亦同水經注王逸楚詞注引詩並作圃草則亦用韓詩也毛詩作甫草毛公傳云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閑容握驅而出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是不以圃草爲地名也鄭箋云甫田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則鄭氏亦據韓詩以訓毛詩也鄭所據者爾疋釋地文郭注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漢書地志河南郡中牟縣圃田澤在西豫州藪西周時屬于周在東都之地故詩云東有圃草東遷後屬于鄭故僖三十二年左傳鄭之有原圃釋地云鄭有圃田是也

鳥所以飛何爲者陽也飄輕故飛也

據御覽九百十四補自囿天子百里至此莊氏皆附雜錄案此應屬田獵篇易旅鳥焚其巢集解引虞注離爲鳥象傳其義焚也集解引侯果注離爲鳥左傳昭五年云日之謙當鳥杜注離爲日爲鳥是鳥爲陽也故南方之獸謂之朱鳥周禮小師疏引通卦驗注云鳥爲大火成數七生數二書堯典日中星鳥是也淮南地形訓鳥魚皆生于陰陰屬于陽故鳥魚皆卵生魚遊於水鳥翔於雲也

雜錄

黃帝作宮室以避寒溫（見初學記二十四引禮記禮運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下云後聖有作彼云後聖指黃帝也則黃帝作宮室明矣爾雅釋文引世本云禹作宮室案堯時茅茨土階尸子言黃帝作合宮繫詞傳說黃帝九事云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則非始于禹明矣）

宮之為言中也（見廣韻文選注引元命苞曰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

天子之堂高九尺天子尊故極陽之數九尺也（自此至三尺皆見廣韻西京賦右平左墄薛注墄限也謂限齒也天子及高九尺階九齒）堂之為言明也所以明禮義也（廣雅釋詁堂明也）禮記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此以上莊據廣韻補所引禮記禮器文也）

門四出何所以通方故禮三朝記曰天子之官四通（見御覽百八十三引所以通方當作所以通四方大戴禮虞戴德篇曰天子之宮四通正地事也洪氏頤煊注曰官當為宮字之誤也是也古者明堂四門門四出諸侯各以其方來見以述地事也堯典曰闢四門御覽引蔡邕明堂月令論曰禮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氏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及門子日昃出西闈親五闈之

事日闢出北闕視帝績帝猷此所引亦有訛脫按禮記明堂位叙周公相成王朝諸侯之制九夷在東門外五狄在北門外六戎在西門外八蠻在南門外是四面有門又九采在應門外疑南方兩重門矣而明堂無論九室五室亦皆四門亦取通四方之意故逸禮云夏則居明堂正廟啟南戶冬則居明堂後廟啟北戶正廟則月令之明堂後廟則月令之元堂也

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也明臣下當見於君必先孰思其事也

見御覽一百八十五引爾雅釋宮門側之堂謂之塾書顧命云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儀禮士冠禮具饌於西塾注西塾門外西堂也又賓者元端負東塾注東塾門內東堂是東西內外皆有塾矣說文作埻土部云射臬也讀若準後漢書齊王縯書使長安中宮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注蕭該音義亦作塾引字林塾門側堂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埻廣雅釋詁云埻的也說文土部又云垛堂塾也玉篇土部垛射垛廣韻云埻射的周禮或作準集韻埻射堋又云堋射埒蓋塾即埻為築土稍高之名故山海經埻于四海郭注埻猶隄也是也射準亦必高故又取為射臬之稱門之兩旁築土高於中央故亦謂之埻禮記學記云家有塾正義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為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蓋塾在里門左右亦如路門廟門之塾相似也詩絲衣自堂徂基即兩塾基即中央平地者也

天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誠

自尊禦于天子也 見初學記二十四爾雅釋詁崇高也初學記引異義天子之城高九仞故崇城以言高也公羊定十二年注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疏以爲春秋說文疑干軒同音得通用干城卽軒城也城闕一面卽不敢自尊之義禦者止也言爲天子所止也說文缶部缺也古者軒城闕其南方謂之缺故詩鄭風在城闕兮卽此又云出其闉闍傳闉曲城也闍城臺也城上有臺謂之闍卽靜女所謂俟我於城隅是也三面有臺而南方無臺故謂之缺是卽軒城之制也

門必有闕者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也 見水經穀水注公羊注引禮緯云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釋宮觀謂之闕禮運疏引熊安生云當門闕虛以通行路釋名云在門兩旁郭璞云宮門雙闕考漢制近古漢書建章宮東西闕二十餘丈西都賦圓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是門所以飾門也別尊卑者卽禮說所云天子諸侯之制是也亦謂之觀鄭風疏引孫炎云舊章懸焉使民觀之賈疏云以其有致象可觀又或謂之象魏周官正月之吉乃懸法於象魏古今注闕觀也古者每門樹兩觀於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可遠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御覽引廣志闕缺也門兩邊中間缺然爲道也淮南本經訓巍闕注門闕崇高巍巍然也唐書載宋敬則楊炎俱以世孝義被旌門樹六闕冊府元龜言閥閱二柱相去一丈柱安瓦筒號烏頭染卽謂之闕則後世闕亦施于士大夫矣致其制則釋名云在門兩旁故孫郭注爾雅皆云宮門雙闕黃西

京賦雙碣之相望漢制近古太室少室石闕猶可攷見闕制也中華古今注謂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蓋混於臺觀之制矣**闕者何闕疑也**見禮運正義補水經注引穎容云闕者上有所失下得書之于闕所以求論譽于人中華古今注言人臣至者思其所闕故謂之闕義皆相近**所以設屏何屏所以自障也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所照見近故內屏**見御覽百八十五郊特牲注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是天子諸侯異也又云大夫以簾士以帷正義以爲並禮緯文南本及定本皆然或云大夫以帷士以簾誤也案公羊解詁引作大夫以帷士以簾廣韻引風俗通云屏卿大夫以帷士以簾則公羊注所引禮緯者亦未爲非也意林引風俗通云按天子外屏令臣下氣息是不極臣下之敬也釋名釋狀帳云帷圍也以自障圍也幨廉也自障蔽爲廉恥也屏[illegible]亦所以自障也荀子大略篇亦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又文三王傳谷永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後漢齊武王傳詔曰朕聞人君正屏有所不聽亦此義也釋宮屏謂之樹說文尸部屏蔽也廣雅復罳謂之屏釋名釋宮室云屏自障屏也蕭墻在門內蕭肅也臣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罘罳在門外罘復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也義皆相近**齊者言己之意念專一精明也**見書鈔九十禮記祭統云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其齊也又云定之之爲齊齊

者精明之至也說文示部齊戒潔也从示齊省聲

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

見御覽二十八月令仲冬之月云是月者日短至君子齋戒之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案月令仲夏之月亦有此語當是白虎通原書有脫文也

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迹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

見通典禮十一風俗通祀典篇謹案禮傳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迹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祖者徂也詩云韓侯出祖清酒百壺左氏傳襄公將適楚夢周公祖而遣也是其事也詩云吉日庚午漢家盛于午故以午祖也則此所引亦出漢人禮傳也儀禮聘禮又釋幣于行鄭注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者彼謂古人教人行道路者其人名字未聞與非謂祖神之名字也其實稻自有祖神卽共工之子當亦配祀者如社之句龍稷之柱弃也案祖祭有二禮記月令冬云其祀行鄭注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軷上乃制脊及脾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脊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此則天子諸侯大夫亞得祀之此則常祀也又檀弓上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鄭注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此其因喪葬而祀者也二者皆在廟門之外聘禮記云出祖釋軷祭酒注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于軷爲行始也生民詩傳日軷道

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伏牲其上使者爲軷祭酒脯祈告也鄭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于側禮畢乘車職之而遂行舍于近郊矣禮記曾子問道而出注祖道也聘禮記曰出祖釋軷祭酒脯也詩泉水云出宿于泲飲餞于禰毛傳祖而舍軷飲酒于其側曰餞垂始有事于道也詩生民云取羝以軷毛傳云軷道祭鄭箋云取羝羊之體以祭神自此而往刻又烝民云仲山甫出祖箋又云祖者將行犯軷之祭也又韓奕云韓侯出祖鄭箋祖將去而犯軷也祖于國門此等皆將遠行祭于國城門之外者之禮周天子則太馭掌犯軷之禮周禮太馭云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注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愉無險難是也廟門外行神之軷與閭門外祖祭之軷其禮不異但所祭之人有殊禮疏引崔靈恩義疏云宮門之軷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祭山川與道路之神也其牲則周禮大人云伏瘞亦如之注伏謂伏犬以毛事轢之是天子用犬也詩生民云取羝以軷傳羝牡羊孔疏蓋天子諸侯異禮則諸侯用羊也聘禮云釋軷祭酒脯則卿大夫用酒脯也軷有主太馭注以菩芻棘柏爲主是也亦有尸詩生民箋燔烈其肉以爲尸羞是也

天子疾稱不豫諸侯稱負子大夫稱負薪士稱犬馬不豫者不復豫政也負子者諸侯子民今不復子之也負薪犬馬皆謙也見御覽七百三十九天子疾曰不豫者書金縢既克商二

年王有疾弗豫史記作不豫釋文引馬融本作有疾不豫論衛死爲篇後漢禮儀志皆引作不豫說文引作不念又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漢書律歷志引作王不豫蓋今文作豫是天子疾稱不豫也諸侯稱負子者公羊桓十六年傳屬負茲注諸侯有疾稱負茲爾雅釋器蓐謂之茲郭注引公羊傳云茲者蓐席也史記周本記衛康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諸侯疾曰負茲索隱曰茲公明草蓋取此草以織席繹諸家之說蓋謂有疾者則展轉床弟惟與席相負而已而白虎通以爲今不復子之者金縢云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不作負段氏玉裁云此文是有負于之責于天言背棄子民之咎而將死也後漢隗囂傳囂告州牧部監等日中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職亦謂民安其所乃無背棄子民之咎則白虎通言不復子之者言自令以後背棄子民不復子之也大夫稱負薪士稱犬馬何休注公羊與此互異案孟子云有采薪之憂則大夫也曲禮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則又士也曲禮疏引射慈禮記音義隱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不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蓋犬馬負薪大夫士可通稱也

夏稱后者以揖讓受于君故稱后殷稱人者以行仁義人所歸往

見禮記檀弓正義皇侃論語疏引作夏以揖讓受禪爲君故褒之稱后后君也又重其世故氏係之也殷周以干戈取天下故貶稱人也又曰夏得禪授是君與之故稱后也殷周從人民之心而伐取之是由人得之故曰人也義並通祭法疏引熊安生

舊疏云夏云后氏者后君也受位于君故稱后殷周稱人以人所歸往故稱人也**夏法日日數十也日無不照尺所度無所不極故以十寸爲尺**自此至八寸爲尺見通典禮十五說文尺部尺十寸也又禾部十髮爲程一程爲分十分爲寸又日律數十二十二禾秒而當一分十分而寸漢律志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寸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蓋皆據夏制言之夏制得中百王不易也**殷法十二月言一歲之中無所不成故以十二寸爲尺**蔡邕謂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九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惟述殷尺不同杜佑謂商尺十二寸本此爲說也蓋以殷一尺當夏尺二寸也**周據地而生地者陰也以婦人爲法婦人大率奄八寸故以八寸爲尺**說文尺部咫下云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則奄蓋謂手所掩也國語周語太子晉覯道如咫韋注夫傳僖九年云咫尺注皆同說文言周制明周制之異於古也**人踐三尺法天地人**見爾雅釋宮疏王制言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司馬法則言六尺爲步夫一舉足爲跬再舉則爲步知人踐三尺也

商城楊鐸校